

### 001、印光老法師：(楞嚴經卷六)

講到這個地方啊，我又想起中國的近代的高僧啊，印光老法師。這印光老法師啊，他是山西的人，出家了之後啊，就朝普陀山，到了普陀山，就是觀世音菩薩那個道場；他就閉關，這個閉關呢，就是把自己把自己鎖到這個一個一間房裏邊，始終也不出去，在關裏頭做什麼呢？他在關裏就閱藏，就看藏經，看這個大藏經。

這個大藏經啊，看一遍，就要三年的時間，天天看，一天到晚呢，都看經，要看三年。那麼他看過三年，再三年；看過三年，再三年；他看藏經啊，那麼看了十八年，看了六、七次這個藏經，看了十八年。在這十八年的期間呢，他啊，沒有下過山。那麼過了十八年呢，這個上海呀，居士林，就請他到居士林去講經，講《彌陀經》。講《彌陀經》啊，也沒有很多人聽，印光法師啊，他山西人，講話，大約一般人也不太懂，所以呀，沒有多少人聽。

那麼其中就有一個學生，也是在上海呀，她讀中學。讀中學呀，她就晚間就做一個夢。做什麼夢呢？做夢，就叫她去聽經去；說是你應該呀，到這個居士林呢，去聽經。居士林呢，那個**大勢至菩薩**在那個地方講《彌陀經》呢，你應該啊，去聽一聽。

這個學生晚上做這個夢，第二天早起一看報紙，果然居士林呢，有這個印光法師在那講《彌陀經》。她說印光法師，怎麼說是大勢至菩薩呢？啊，於是乎她就去聽經，聽完了經，人家都走了，她就請問這法師，到法師的寮房裏。

說是，老法師，我做了一個夢，說是啊，大勢至菩薩在這講《彌陀經》，那麼現在呀，我看報紙，說是印光老法師在這講《彌陀經》，大約就是老法師你就是大勢至菩薩吧！這樣一講，這老法師就，印光老法師就很不滿意的，說，不准你這麼胡說八道，不准你亂講的，那麼她也不敢講了，以後就皈依老法師。

皈依老法師，過了三年，這老法師就圓寂了；圓寂，她在這三年的期間呢，也不敢講她這個夢，等老法師圓寂了，她才對大家講，大家都，嘿！你怎麼不早說，你早說，我們不就向這個老法師多請一點法嘛！大家都怪她不早一點對大家說，她說，老法師不叫我說嘛！由這一點，那麼大家才知道啊，印光老法師就是大勢至菩薩的化身；所以呀，等燒的時候，也燒出很多舍利。

這所以呀，就是等要臨終了，可以呀，有一點表示，表示，也不能就說，啊，你知道我是誰來的？我就是大勢至菩薩，不能這樣講的。也就是或者在夢寐之中，或者叫旁人呢，這麼給一點呢，test，給這一點的，先先呢，這麼給一點小小的這種的預示，預先呢，指示給人；不能啊，自己一定說，喔，我是哪一個菩薩來的，不能講。我以呀，你若講出去，要死了，就應該死，不應該呀，在這個世界上。

所以呢，唉！現在的人公然就說自己是佛了，你那個這是，真是和《楞嚴經》啊，大相反。不錯，一切眾生都是佛，但是你要修行才是佛；你若不修行啊，那你或者是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豕，或者是畜生，或者是餓鬼，或者墮地獄，都不一定的。不能說，哦，我就是佛了！你是佛了，我是什麼？啊，我還沒是佛呢，你就是佛了，啊，真是奇怪了，哎！

## 002、杜順和尚：(楞嚴經卷六)

那麼講到這呢，我再給你們講一個公案，在以前呢，中國有個杜順和尚，杜順，他的名字叫杜順。他呢，收了一個徒弟，這個徒弟呀，跟著他學佛法，學了十幾年了，他啊，有的時候也講經說法，有的時候也教人打坐參禪，有的時候啊，又教人念佛，用種種的方法來教化眾生。他這個出家的徒弟呀，跟著他十多年了，天天呢，都對師父的行為呀，很注意；看看這個師父倒是個什麼？倒是不是菩薩？是阿羅漢呢？或者是佛呀？就注意觀察，觀察這個師父。

跟著師父學佛法，學十多年，覺得這個師父啊，這個杜順和尚平平無奇的，啊，人家吃飯他也吃飯，人家穿衣服他也穿衣服，人家睡覺他也睡覺，和一般人沒有分別；這大約不是佛了，也不是菩薩，也不是羅漢，與人沒有分別嘛！於是乎啊，就和他師父告假，說要走了。幹什麼去呢？就到這個要到五臺山去拜文殊菩薩去，要去拜文殊菩薩，求文殊菩薩給他開智慧，想要開悟。

向他師父告假，就是辭行啊，就是師父我要，我在這學這麼多年，我覺得，哎！也沒有學到什麼東西，什麼也不明白？我現在要去拜拜文殊菩薩，我自己很愚癡的，想要開一點智慧，他師父說，好，你要去朝山，這是應該的，你去了；但是我有兩封信，你給我帶著；帶著，交給兩個人。這兩封信呢，一封信就交給這個豬老母；一封信呢，就交給青娘子；這我以前講過，講過，不過，有沒有聽著的，再給人家再講多一次。

那麼這頭一封信，就投給這個順路投就給青娘子了。到那一打聽，這個青娘子是個幹什麼呢？就是個淫女，就是一個妓女。她這個青娘子是個妓女，當然會說話了；啊，這個徒弟，咦！我這師父怎麼和這個妓女還有來往，啊，是不是他的情人呢？就，啊，這麼遠叫我給捎信來！

就給這個，說，我師父杜順和尚啊，有一封信交給妳，這個青娘子說，喔，杜順和尚有一封信給我，那好，我看一看，拿過這信一看，看完了信，坐著那個地方就死了；說，好了，他走了，我也走了，坐那個地方就死了，圓寂了，就是入涅槃了，這個青娘子走了。

咦！奇怪，怎麼她看完這個信就死了呢？我看一看究竟，啊，看這信上，原來這個青娘子是誰？就是觀世音菩薩。那上就說，觀音，我現在呀，事情完了，我要走了，你也跟著我走了，喔，這個青娘子所以就也就入涅槃了。

啊，他說，我若知道這是觀世音菩薩，我跪到她面前就不起身呢，不等她入涅槃，你說，我求她教我開智慧，教我開悟，這多好呢，啊，可惜錯過機會了，這叫「當面錯過，交臂失之」，對面錯過了。這所謂：「對面不認識觀世音」，對面不認識觀世音，這當面錯過了。

啊，還拿著第二封信去給豬老母送去，到那個地方，地址一打開，豬老母沒人知道；完了，走到一家的豬圈呢，這個有一個母豬，在這講了話了，說，你找豬老母做什麼？他一看，哦，這是個什麼怪物啊？說，我找豬老母，我師父叫我，有一封信交給豬老母。

這個豬啊，就說，哦，那我就是豬老母了，你就交給我好了。啊，這個信交給這個豬老母，豬老母也好像識字，不識字，就這麼念，一看完了這個信，也就坐這個地方就圓寂了，也坐這個地方就死了；說，喔，他的事情完了，我也回去了。說啊，杜順和尚的事情做完了，我現在也回去。

啊，完了，他拿那封信一看，這個豬老母原來就是普賢菩薩的化身，普賢菩薩化身，做的這一個母豬，啊，他說，這個普賢菩薩來做豬，這是不是這麼回事呢？自己還懷疑呢！他也不知道，他師父事情辦完了怎麼樣啊？於是乎就去朝五臺山。

啊，見著一個很老的，年紀老的一個老和尚。說，你來幹什麼？他說，我來拜文殊菩薩，我要求文殊菩薩幫我開智慧，令我開悟，啊，文殊菩薩是大智慧，大智文殊師利菩薩，我現在想求他開我智慧；啊，這個老和尚說，哦！你呀，你拜文殊菩薩，文殊菩薩，你拜你師父，比拜文殊菩薩那勝強萬倍呀！

他說，為什麼呢？他說，你師父杜順和尚啊，就是彌陀轉世啊，就是阿彌陀佛降世啊，他到這遊戲人間呢，來教化眾生，你拜他做師父，跟他十多年，你怎麼還一點都不知道呢？他說，我師父是阿彌陀佛？我看他不像的！哈哈！

哦，完了一回頭，這個老和尚沒有了，沒有了，咦！這老和尚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完了，就寫幾個字，說是這個文殊師利菩薩現在指示你，趕快回去拜你師父杜順和尚，他就是阿彌陀佛降世，來化身。這個徒弟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回相信了，當面遇著文殊師利菩薩來指示他，回去拜他師父，於是乎啊，又慌慌張張就往回跑，跑到家裡一看，喔！這個杜順和尚已經坐到那個地方入涅槃很多天了，啊，這也是當面錯過，交臂失之。

你說，啊，拜了阿彌陀佛做師父，然後跟了十多年，也沒有覺得這是阿彌陀佛！所以呀，就又去捨近求遠，跑那去拜文殊師利菩薩。文殊師利菩薩指示明白他這條道路，回去見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也跑了，你說這見誰？

### 003、豐干、寒山、拾得：

在這個中國天臺山。天臺山呢，有個國清寺，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，有一個太守；太守，就是做官的。好像做省長啊，都叫官。就和天臺山這個國清寺方丈和尚談話，說，唉！古來啊，菩薩也常顯聖，常常啊，到人間來；羅漢，也常常到人間來。現在呀，啊，這麼多個和尚，我也沒有看見一個羅漢，也沒有看見一個菩薩！

這個方丈和尚叫豐干，他說：哦，你想要見見菩薩和阿羅漢嗎？那很容易的。我們這個廟上啊，在後邊廚房裏呀，有一個煮飯的，就是文殊菩薩；那個燒水的，行堂的，就是普賢菩薩。這個太守就問，說：他們兩個叫什麼名字呢？他說，一個叫寒山，一個叫拾得。啊，這個做官的，說，那我去見一見去嘍！啊，他說，可以的。你歡喜去見去，你去見去。

就到廚房，找這個文殊菩薩，和普賢菩薩。就問，誰叫寒山、拾得？這和尚就，和尚一指，就是，他們兩個人就是了。啊，這個太守一看，這兩個人，相貌啊，特別的醜陋，不好看！頭髮長長的，鬍子也不剃，頭髮也不剃，簡直就和現在這個嬉皮呀，差不多。但是現在這個嬉皮呀，事都有魔鬼跟著。

這兩個菩薩呢，是身上放金光。現在這個嬉皮呀，身上都有股黑氣。你若得天眼通，你看這個嬉皮呀，納魔氣越大的，那黑氣越高，一股黑氣，那後邊都有個魔鬼跟著他。沒有得天眼通的，你

當然是不知道。但是，你也可以有一點考驗，什麼考驗呢？你一近這個嬉皮呀，你看那有魔鬼的，那個嬉皮都有一股臭味，臭不可聞，很臭很臭的。他自己呀，不覺得，但是你其他的人呢，你如果不是嬉皮，你可以就能有一種覺察，身上特別臭。

那麼這個太守啊，就對這個寒山、拾得，就叩頭！他雖然這麼樣子邋邋遢遢的不潔淨啊，這麼污濁邋遢的，但是啊，他因為信這個方丈和尚；方丈和尚說他們兩個是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，所以他就向這兩個人就叩頭。這兩個人說：你幹什麼？你給我們叩頭作什麼？這個太守就說：哦，方丈和尚說你們兩位，一個是文殊菩薩，一位就是普賢菩薩。請你們兩位慈悲啊，度一度我了！這兩個人是一聽，說：啊，這個豐干饒舌！豐干他真多事，啊，亂講話！於是乎啊，兩個人就往後退，往後倒退；這個太守就往前追；他們兩個往後褪，一褪，褪到天臺山呢，有個月光巖；那個月光巖的，就是石壁。

啊，這個太守眼瞅著這個寒山、拾得就褪到那個石頭裏頭去了。那個石壁啊，有個門開開開，他們兩個人就進去了。進去，這個太守想進去啊，也來不及了，那個門就要關上了，太守說：啊！你要度度弟子啊！你發慈悲了！

等這個寒山、拾得就說，說這個彌陀不拜，你來追我做什麼？太守說：誰是彌陀啊？這個寒山、拾得說：那個豐干和尚，他就是阿彌陀佛化身，到這個世界來教化眾生的，你怎麼不拜他去？你來追我們做什麼？太守一聽，哦，方丈和尚原來是阿彌陀佛化身呢！

於是乎啊，也到這個石壁，也進不去了，這個石壁，這個石頭，現出個門，現在門又關上了，他也進不去了。進不去了，他又回去，去見方丈和尚了，拜拜方丈和尚，求方丈和尚好度他。啊，回去到方丈裏一看，方丈和尚也圓寂了，也往生了，哈，坐那地方往生了。他回來，等他一看的時候，已經沒有話講了。

這個太守一想，啊，這真是對面錯過了，文殊菩薩也跑了，普賢菩薩也走了，阿彌陀佛也圓寂了。所以呀，這以後，這個太守幸虧呀，他也就很用功修行。那麼聽說以後呢，也修的還不錯。

### 豐干和尚

講到這個地方，我以前講過，有一個太守到天臺山國清寺去訪問豐干和尚。兩個人談起來了，這個太守，他叫什麼名字呢？你不要問我，我也忘了。總而言之，就是個做官的；或者是你也不一定，或者是我也不一定，沒有一定的名字。那麼這個做官的就問豐干和尚說：以前很多菩薩都到這個世界上來，現在菩薩也沒有了；我想見見真正的菩薩，我也遇不見了。豐干和尚就說：你想要遇見菩薩嗎？那我們這兒有兩個菩薩，我給你介紹，你去見啦，啊？你們這兒有兩個菩薩？是什麼菩薩？是不是泥菩薩？木頭雕的菩薩？豐干和尚說：都不是，這兩個是肉身菩薩，是活菩薩，是人的菩薩！廣東話叫生菩薩，就是活菩薩，活菩薩就是人。

他說：真的嗎？這豐干和尚說：我騙你？我是一廟的方丈，我對你講，當然是真的了！他說：那是誰啊？我們廟上有兩個，一個煮飯的，一個燒水的；一個叫寒山，一個叫拾得。這兩個人，一個就是文殊菩薩化身，一個就是普賢菩薩化身。兩個菩薩都在這個廟上做著苦工，因為沒有人歡喜做這個苦工，他們就願意做去。你如果想見一見他們，很容易的，你到那個廚房去就見到了！於是乎太守就叫知客僧——就是招待來賓的和尚——帶他到廚房去見這兩個邋遢和尚。這個太守

到廚房一看，這兩個和尚都像現在嬉皮一樣，長頭毛、長鬍子，臉也不洗，身上是污濁邋邋很不乾淨的。喔！very dirty；但是豐干和尚說他們兩個是菩薩，他也就敢輕慢這兩個人，就於是乎就叩頭。

寒山、拾得兩個就問他說：你幹什麼給我們叩頭啊？他說：豐干和尚說你們兩個是文殊、普賢菩薩來的，所以我要給你們叩頭！這寒山、拾得就說：唉！豐干饒舌！豐干饒舌！就說這個豐干和尚真多事幹，講他是太多嘴了！於是乎這個太守給他們兩個叩頭，他們兩個就向後退。這向後退，不知道退多少步？不只一步，四步，幾百步也不一定的；退，退，退到山上了，這後邊就是石巖。

這兩個和尚就對這個太守講了：豐干饒舌！你彌陀你不拜，你來拜我們做什麼？這太守說：誰是彌陀啊？寒山、拾得說：這個豐干和尚就是阿彌陀佛轉世到中國來，到天臺山國清寺來做方丈的嘛！你去向他叩頭好了！你不要叩我們！而當這個太守好像要入定這麼一愣的時候，這兩個邋邋和尚都退到那個石壁裏頭去了。在天臺山有個月光巖，那個地方是寒山、拾得的隱身處。退到那個石頭裏邊去了，以後這寒山、拾得也沒有了；這個太守就回去見豐干和尚——見阿彌陀佛去。回到國清寺裏一看，豐干和尚也坐那兒圓寂了。啊！他知道他是阿彌陀佛來的，但是也看不見了，當面錯過了！死了他才知道，那麼活著的時候，沒有人知道豐干和尚是阿彌陀佛。

所以佛來的、菩薩來的，他不叫人知道的。為什麼呢？他叫人知道，就都你也叩頭，他也叩頭，搞得他一天到晚很麻煩的，也沒有時間用功了，所以他不願意對人講的。這是在佛法裏頭，就是佛菩薩到這世界上來的，也不能公開講，說我就是菩薩；我就是佛，不能講的。若說自己：喔！你看我開了悟了！你看我就是佛啊！這簡直的！你說這和經上這種人有什麼分別？我從來還沒碰見一個人公開就承認自己開悟了。就虛雲老和尚或中國任何開悟的和尚，你問他是不是開悟的？沒有人自己承認說：喔！我是開悟的。說自己是開悟的人，在佛教裏頭那是沒有這樣子的；那除非是一個新佛教；美國這兒有個 new dharma（新法）。唉！

#### 004、魚籃觀音：楞嚴經卷六

在普門品上有這麼一個**魚籃觀音**！4817這魚籃觀音呢，生的相貌最好的，最美麗不過。拿著魚籃呢，在那賣魚。這一條村裏呀，這個人，根本就都不信佛的，根本不信佛。那麼見到這麼美貌一個女人呢，這一些個青年的男人呢，啊，就都生出一種貪欲心來了，每一個人都想要向她求婚，和她結婚。

那麼這一條村人雖然不多，但是都有一百多青年人；這魚籃觀音就說，你這麼多人，我一個女人不能嫁一百多個丈夫啊！現在我有一個方法，我選擇呀，丈夫。你們現在啊，在這一百多人呢，誰能啊，把這個普門品呢，念的可以背的出了；哪一個先背的出，我就和哪一個先結婚；你們回到家裏去背去，我限你們三天的時間。

啊，這一百多個青年人，於是乎就拿一本這個妙法蓮華經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，就是第二十五品那一品拿回去就念。在三天的，就有四、五十個都可以背的出了；這一百多人有一半能背的出這個普門品。

那麼回來，他說他也背的出，他說他也背的出，有五十多個背的出。觀音菩薩說，這魚籃觀音呢，就拿著魚籃這個女人呢，就說，哦，現在你們又這麼多，你們雖然五十多個人背的出，我

也不能嫁五十多個丈夫啊！我只可以嫁一個！好了，你們這回回去啊，再給你們五天的期間呢，你把《金剛經》都可以背的出，然後啊，我就和你結婚。

那麼這五十多個入圍的這五十幾名，又回去就每一個人又唸《金剛經》。在五天之中又有了二十多個人念會了，念會《金剛經》。回來，這個魚籃，拿著魚籃賣魚這個女人說，啊，你還這麼多，我還不能嫁這麼多人呢！你在你們這一個些人之中啊，我現在再有個條件；我限你們七天，你把《法華經》啊，誰能背的出啊，我就和誰結婚了。這回呀，我相信呢，無論哪一個能背都可以了。

那麼這些二十多人，連以前一百多個人，又都念《法華經》，通通都念《法華經》。在七天之內，就有一個，把《法華經》念熟了，背的出了，這個人姓馬。姓馬呢，到這一說，他入圍了。入圍，這個拿著魚籃賣魚這個女人就一定要和他結婚囉！於是乎就，他家裏也有錢，請的人客，撒貼子，他也就結婚，拜堂。

啊，熟不知拜堂完，一入了洞房，這個美麗的女人就得個心痛的病，就死了，死了！死了，這姓馬的，啊，費了這麼大精神，念的《金剛經》，啊，〈普門品〉，《法華經》都念會了，這結婚都入洞房了，啊，她死了！於是乎啊，又出殯。

出殯呢，就來一個穿紫袍的和尚，就問，說，你們現在幹什麼？他說我們娶個新媳婦啊，她死了，生病死了，我們現在送殯！這個老和尚說，不是的！你棺材裏根本就沒有東西，你怎麼有人死呢？你打開看一看！打開棺材一看，本來把這個拿著魚籃這個女人死了放到棺材裏，現在什麼也沒有了，空了！

這些個人說，那她跑什麼地方去了？快去追啊！快去各處去把她再捉回來！這個老和尚說啊，這個是觀音菩薩！因為你們這個地方的人呢，都不相信佛，所以她現一個美女相啊，來呀，使令你們這一般的好色的這些男人呢，然後都學一學佛法！你們現在知道囉！他也就走了。那麼這個姓馬的這個新郎，哦，這樣子，於是乎他也把世間什麼事情都看破了，就出家了；出家以後也證果了，這在中國有這麼一件事。

#### 005、斷姪心：

你要是啊，能斷了姪心，你就天天和這個男女在一起，也沒有問題。因為什麼呢？沒有姪欲心。沒有姪欲心，也沒有男女相，也沒有啊，人相，也沒有我相，也沒有眾生相，也沒有壽者相。說，那有這些個不知道慚愧的人就說，哦，我就是這樣子！你說你是這樣子的，那就靠不住囉！靠不住了！那就沒有什麼憑據的。

你怎麼知道你是這樣子呢？你若是這樣子，根本就不知道是這樣子！你就不會呀，有一個，哦，我這個沒有姪欲心，不會有這一個見解。沒有，就是沒有了，不會各處去賣廣告啊，登報紙的。不會對人說，哦，我就是這樣子！你這一賣廣告啊，已經啊，那不是了。所以呢，這個地方啊，要注意！

若是你真能沒有姪欲心了，「**眼觀聲色內無有**」，眼睛看見什麼聲聲色色內裏頭沒有的；「**耳聽塵事心不知**」，你耳朵聽見呢，什麼好聲音，心裏不知道，那就是啊，有點火候了！你再能啊，你就甚至於啊，男女在一起，就同行，同坐，同臥，也沒有事情，沒有姪欲心；可要真沒有才算

的。

不是說啊，那心裏還動動彈彈的，心裏還躍躍欲試，啊，完了，口裏就說，講硬話，就說，我可以守得住了，那不算的！要連那個心裏都不動念了，根本那個淫念都沒有了，那才是真的！你有的時候，啊，還知道女人是怎麼樣，那就靠不住了！

有一個人開悟了，開什麼悟呢？他到他師父那請開示，說他開悟！他師父問，你開的什麼悟啊？他說，哦，以前我都不懂，現在我知道師姑啊，是女人！啊，那麼他是，哈！他知道這個師姑啊，啊，比丘尼，他知道比丘尼是女人了。那麼他師父，用這個佛眼一看，喔，他是開悟了，所以就給他印證，說，你可以了，哈！

你說這誰不知道呢？但是你若不開悟，你就不會說這一句話；因為他開悟了，他才會說這句話。並且這也不能騙得人的，因為他師父有佛眼；那麼用佛眼一觀察，啊，他是得到證了初果了，所以呀，這才給他印證，說，是這樣子！

#### 006、道宣律師：

這個道宣律師啊，專門修持戒律；他啊，行、住、坐、臥四大威儀都啊，不馬虎。行，行路，他也有一定的行法。像什麼呢？**行如風**。像風啊，像那個「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」，向那個微風，很小的風，慢慢的來；那個水上也沒有波浪；風若大了，水就有波浪了，風小是沒有波浪，走路要那個樣子。

**立如松**，站著的時候，好像一棵松樹那麼直。**坐如鐘**，坐到那個地方，好像那個一架鐘似的。臥如弓，躺著的時候，好像一張弓似的。這行住坐臥四大威儀，啊，他都啊，修持的非常好。口也不隨便講話，眼睛也不隨便看東西，耳朵也不隨便聽音聲。所謂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。不合乎禮的，他不看；不合乎禮的聲音，他也不聽；不合乎道理的話，他也不說；不合乎禮的行為，他也不去做去。

所以呀，因為他持戒持的太真了、太好了；在當時啊，就感應到啊，天人給他送供，有天人給他送供。他也是日中一食，一天呢，只吃一餐。這一餐呢，他自己也不做，是由天上的天女啊，這個天人給他送供，不是天女，天人；這個天人叫陸玄暢。

那麼這個窺基法師啊，就這三車祖師啊，在人間的所有飲食他都吃過了，你說是肉類啊，是齋類啊，先沒出家以前，吃肉，什麼肉他都吃過；那麼出家以後，雖然吃齋，齋裏邊呢，怎麼樣做最好那個齋菜他也都吃遍了。吃遍了，他又生出一種貪心來；貪什麼呢？說，我沒有吃過天上的飲食，道宣律師有天人給他送供，我到他那去趕齋去！趕齋，我就是到他那去吃飯去。他因為當時那是也非常有地位，奉旨出家的，這是個國師，啊，想做什麼也還就做什麼。於是乎他想到道宣律師那去趕齋！

一天早起來就去了。去了，道宣律師就招待他；他說，喂，我啊，什麼東西我都吃過，但是天上的飲食啊，我沒有吃過，你不要自己啊，都吃了！今天天人給你送來的供，你要分給我一份。啊，道宣律師，說，好了，分給你一份嘍！你在這等著嘍！那麼他就等著；等著，過了午了，這個天人也沒有來。

變成啊，不單沒有天上的飲食吃，而且連人間的飲食都沒有，都吃不著了！為什麼呢？道宣律師那根本就不預備。也沒有廚房，也沒有米，也沒有麵，也沒有油，也沒有鹽，也沒有菜，什麼都沒有，乾而潔淨的；吃，只可以吃土！地下土很多。在終南山，或者吃這個草，但是啊，吃樹葉之類的。

那麼沒有，沒有，這個窺基法師就有點不高興，說，啊，你原來呀，大約你盡是騙人呢！你說天人給你送供，根本就沒有東西吃，我到這來，天人怎麼沒有給你送供呢？道宣律師也不講話，你說我騙人就騙人，你說我打妄語就打妄語，我也不需要辯；因為他持戒的，不願意多說話。這麼等等，就晚間，就黑了，天黑了。終南山呢，從山下到山上有七十里路，那麼晚間也不能走了這個路；從長安到終南山地方七十里路。那麼不能走了，就在這住宿嘍！

住宿呀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個窺基法師，倒頭便睡，躺到床上就睡起來，鼻息如雷；鼻子啊，這個呼吸呀，就好像打雷那麼響。啊，哈！道宣律師，心裏就打了妄想！這個持戒的老修行，本來不打妄想。打什麼妄想？他說，哎！真是，國師呢！國師，一點修行都沒有，唉！睡覺睡的這麼樣子，真是打開岔！心裏這麼打妄想。

那麼打妄想呢，這個身上啊，就有了蟲子；蟲子也來；出家人很多天，時時也都不這個沐浴，所以身上啊，就很骯髒；很骯髒，就生出蟲子。在身上生出蟲子啊，這個道宣律師，把這身上蟲子，蟲子咬他，他就把蟲子拿起來，就給掉到地下，那麼這是一個。等一等，又有個蟲子咬，他又把這個蟲子掉到地下。掉到地下，他一晚間，這個窺基法師就睡了一宿，鼻息如雷的覺。道宣律師在那打坐啊，也不能入定了，變成打了一宿的妄想。

第二天早起，道宣律師也就忍不住了，說，哎！你呀，晚上睡覺睡的那麼樣子，唉！不規矩，睡的太不規矩了；你這個鼻子，響的跟雷那麼響，鼻息如雷，搞的我、塵蹣，一宿也不能入定，打坐也不能入定！啊，你說窺基法師怎麼講？窺基法師說，哦，你說我沒有修行？我不會修行？你才不會修行呢！兩個人也就口頭上就鬥起來，爭鬥起來，辯論起來。

道宣律師說，我怎麼樣，你怎麼知道我不會修行啊？他說，你是一個持戒，這個窺基法師就說，說，你是一個持戒的老修行，不殺生；你昨天晚間呢，在你身上抓兩個蟲子，有沒有？頭一個蟲子，你一狠心就把牠往地下一摔，就摔死了。第二個蟲子你又往下一放，雖然輕一點呢，也把那個蟲子腿給摔斷了！所以啊，這個死蟲子和活蟲子啊，就到閻羅王那把你告了，說你呀，這個持戒的老修行殺生。我到那去給你講和，啊，我給你說，他是無心的，不要來報仇了。這兩個蟲子，那麼閻羅王就叫托生去了，財這個冤算解開了！

這個道宣律師一聽，咦！我晚間往下拿蟲子是慢慢、慢慢的，沒有人知道，他怎麼會知道呢？奇怪！啊，那麼窺基法師就也不高興了，我走了，你這根本就沒有天人給你送飯，你盡這個欺騙人！那麼就走了。

走了，等午中，這個天人陸玄暢啊，又給送飯來。送飯，道宣律師啊，就很高興的樣子，你昨天為什麼不送飯來呀？昨天要我餓一天；昨天還有貴客來到這趕齋，你為什麼不送來呢？啊，這個陸玄暢，說，請法師你慈悲，原諒我！昨天呢，我拿著供來呀，供養法師你呀，在四十里地啊，

周圍都有金光繚繞！我啊，想要進入這個金光以內呀，就睜不開眼睛，沒有法子看得見東西南北，什麼東西都看不見，只有金光！

那麼我當時啊，就問一問這個，問這個當方的土地神，就是管這個地方，好像地保官那種神，就是地保官神。一問他，他說，這個地方啊，有這個肉身菩薩在這個地方，在你這個地方；所以呀，這四十里地以內都有這個金光，所以我不能進得來，請你原諒我。

道宣律師一聽，哦，原來難怪這窺基法師是肉身菩薩，這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；我還說，說，他沒有修行，這個鼻息如雷，他是故意這個樣子。喔，原來他的境界是比我高的更多，天人都到不了他的身邊。這麼樣子呢，以後道宣律師啊，更加修行了。窺基法師呢，也是啊，也不想，不再想吃天人的供，不再打這個妄想。兩個老修行，結果都是當代的高僧。

### 007、業障：

在以前呢，有一個很有錢的人，這個有錢的人，可是啊，他怎麼樣發的財呢？他賣米。賣這個米呀，在中國的賣米要論斤賣，多少錢一磅，要用秤稱，或者用斗量。那麼他把米裏頭啊，摻上一點水；這米裏頭摻上水了，份量就重了，它那個粒子也就大了；就用斗稱，用斗量，也特別多了；用秤稱也重。所以啊，譬如，他有這麼一百磅啊，這個米；他加上一點水，加上啊，十磅水，或者二十磅水呀，哦，這個米看著又大又好看。結果若乾了，根本就沒有多少！這麼樣子，所以就賺很多錢。

或者呀，賣燒酒，他說，這個人也喝酒啊，我應該賺他錢，他有錢才喝酒，沒有錢喝不起酒。於是乎啊，中國那個燒酒啊，用高粱燒的燒酒啊，他把那酒裏頭，一斤九，他對上二兩水，一斤二兩，十斤就很多了，這麼他也這麼就發財了。發財了，這生了三個兒子；他一生就歡喜金子、歡喜銀子，所以他大的兒子就叫金子，第二個兒子啊，就給起名叫銀子，第三個兒子呢，叫什麼呢？就業障。

他錢呢，也不知多少了，太多了。太多了，年老了，就有病了；有病，就快死了，請醫生給治啊，醫生也束手無策，醫生也把手一擺，啊，我沒有法子，這叫束手無策。說你這是就等著，你有好東西，吃多一點好了，吃多一點好東西；這就等時候了，醫生告訴他。

他一想，哦，我這麼多錢，就這麼死了，沒有什麼意思，我和我自己的兒子商量商量！看看哪一個兒子，這個大兒子我最歡喜的，叫他跟著我去死去！就把大兒子金子叫來，告訴這大兒子，說，你知不知道，我這一生之中啊，我最愛惜的就是你呀，他大兒子說，我知道啊！你對我是不錯，你是我的爸爸，給我這麼多錢，發這麼多財，這將來都是我的，啊，我知道你對我不錯啊！

他爸爸說，我愛惜你呀，現在我已經要死了，我捨不得離開你，你可不可以跟著我去死去啊？大兒子說，啊！你怎麼這麼樣子病糊塗了，我怎麼可以跟著你死去呢？你是不是和我開玩笑啊？得了，這個玩笑不可以開的，不可以開這麼個玩笑！啊！這真是開大玩笑了！這個他父親說，不是，我和你說真的，不是開玩笑啊！你倒是可不可同我去死呢？

大兒子說，不可以的！我，你叫我跟著你死，我現在，你又給我娶了老婆了，我現在也有兒子！那我死了，我兒子怎麼辦呢？這個他父親，哎呀！我這一生愛惜你，愛惜的這麼厲害，我叫你跟

著我死去，你不肯，好，那你不去了算了！就把二兒子叫來，你趕快走了，把銀子給我叫來。

又和銀子商量，說是我現在，以前我對你哥哥比較對你好一點，現在我發覺啊，你的哥哥對我啊，一點孝心都沒有。我覺得你平時很有孝心的，對爸爸很聽話的。現在我要死了，你可不可以跟著我去死去啊？銀子說，這個金子他不跟你死去，我怎麼可以跟著你死去呢？這不可以的！你要死，你就快點死了，你不能叫我跟著你死啊！於是乎一甩袖子走了，你這個父親，真是老糊塗了，老的，真是無知識，我這麼年輕，什麼還都沒有享受夠呢，你就叫我跟著你死，豈有此理！你這種的老人留在世界上，簡直的是廢物！不單這個兒子不跟著死去，而且還罵了一頓！

這個有錢的人說，哦，你不跟著我死去啊！好了，找這個小兒子了，第三個這個業障。說是，業障，現在我就來要死了，你可不可以跟我去死去啊？業障說，啊，可以，可以，我這最高興了！我去，你走到什麼地方，我跟到什麼地方去，我來侍候你。啊，這個有錢的人一想，啊，還都算不錯，這一生啊，都有一個兒子去陪葬，認為很滿足了。

可是這個業障，你說怎麼樣啊？跟著他去啊，見閻羅王去。閻羅王問他，說是，你一生賣米就對水，賣酒也對水，是不是這樣子？有沒有這個事情啊？這個有錢人說，沒有啊，我沒有做過這樣缺德的事情啊！啊，你說，他這個兒子業障怎麼樣？說，是啊！我看見你什麼時候賣酒、賣米都對水的，這是他說的沒有錯，怎麼你不認呢？啊，這個兒子到那給他來作對證，作見證，給他證明了，他是做這個壞事來著。

啊，所以這個爸爸也沒有話講了，於是乎就要墮地獄去。說，那你來給我作見證，原來你跟著我來給我作見證，見證我是造罪業，沒有做德行事，啊，知道這樣，你不要跟我來總好嘍！我自己一個人到地獄，我就雖然沒有辯護律師啊，我自己或者都可以講，閻王爺他都不知道，現在，啊，你給我作見證。於是乎啊，這個人就覺得很灰心的，很灰心。

所以說啊，萬般講不去啊，這個金銀不肯去，唯有業隨身，你億萬種什麼東西你都拿不去；金銀不肯去啊，金子、銀子不肯跟著去，只有業隨身，只有這個業障啊，跟著去了。閻君審問時，啊，業云真又真。閻君審問我的時候啊，這個業障啊，就說了，說，這個事情是真的，這個事情也是真的；閻君審問時，業云真又真，這個業障說，這個也是真的，那個也是真的。

所以這個業障啊，是很厲害的。什麼叫業障呢？就是你所做的那個事情。你做好事，就有好的業；做惡事，就有惡的業。做好事，這叫善業；做惡事，就有惡業，惡業就是業障。

### 008、今之人，皆忘其身：

中國有一句話。有人呢，去請問孔子，說這個世界上的人呢，有沒有這樣人呢？孔子就問，什麼樣人呢？他說，這個人呢，他搬家，把什麼東西都搬去了，家庭的眷屬啊，人也都搬去了，把他的太太呀，忘了搬了，把他太太忘了；搬家沒有搬太太去，有沒有這樣人呢？

你猜孔子怎麼樣答覆他？你猜孔子說是啊，把他太太忘了搬呢，是不忘了搬呢？你說孔子會怎麼樣答覆他呢？孔子啊，這樣說，說，今之人呢，皆忘其身呢！說不單忘了太太，把他自己的身體都忘了，皆忘其身，不知道啊，他身體將來還會死的，忘了他身體呀，將來還會老，還會有病，還會死的！所以說，「今之人，皆忘其身」。

## 009、最初的人：楞嚴經卷六

「如人食其地中百穀」：好像啊，以前我們這個人呢，最初，**追究最初這個人；最初這個人呢，是從啊，大梵天來的。**我們的人間的人呢，世界上啊，這個劫火呀，洞燒啊，燒的世界沒有人了。沒有人呢，經過這個時間呢，不知幾長久，不知多久了？

那麼在這個時候，大梵天上有天人呢，就在空中飛呀，飛到地下，飛到世界上來了。飛到世界上來呀，他看這個地上啊，有這個因為時間久了，這個地上生一種叫「地肥」的；就地肥，（肥呀，就是肥瘦那個肥）。他看這個東西很好看，拿起一聞，這個東西也很香的，於是乎他就吃了。

他一吃這個地肥，啊，他就不會飛了，不會騰雲駕霧了；不會飛了，所以就在世界上，這個不能空中飛行了。那麼他在這不能飛行了，他這在這就這麼叫，這麼一喊，啊，上邊或者他的兄弟姊妹啊，這個甚至於這一些個男男女女，就跑下很多。到這個地方，都吃這個東西；一吃，都上不去，都回不去天上去了；所以在世界上，就繁殖有人種了。

一般人說人是由猴子變的，那麼人怎麼不會再變一個猴子呢？所以這最初由天人呢，那來的，到世界上來。然後地肥一吃，人一多了，地肥也吃的沒有了；啊，這種食糧斷絕了，於是乎啊，就吃這個世界上的百穀。百穀啊，稻，粱，黍這是啊，三種。稻，有二十種，這是大約的有二十種。粱，又有二十種。黍，又有二十種。這就是啊，每一類呀，大約的都有二十種。再加菜，有二十種菜；再加果，這果品有二十種，這通通啊，合起來，這叫百穀。這人就吃這個百穀了。

一吃這個穀啊，怎麼樣啊？因為這個百穀是從地下生出來的，人吃了這個百穀，世界上百穀，就不能啊，足不離地了；這個足啊，就說有地心有吸力呀，有地心吸力呀，其實啊，就是人吃這些個東西吃的，吃的就在地上走了。

## 010、八風：楞嚴經卷八

講這講一個蘇東坡。這蘇東坡呀，他叫東坡居士，在金山那，鎮江金山那地方，他和這個佛印禪師啊，一個在江南，一個在江北，常常的兩個人呢，談禪說妙，研究佛法。因為蘇東坡，蘇東坡知道不知道？蘇東坡是中國宋朝一個很有學問一個famous man（名人），很有學問的，學問非常好。

那麼他也打坐，也修行。有一次啊，他打坐，他就見了一個境界；見了境界，他就說了一首偈頌，叫工人呢，把這個偈頌啊，就給到給佛印禪師拿去。這個偈頌怎麼說呢？說，稽首，稽首啊，就是拜佛！稽首天中天，天中天呢，就是拜佛。「**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**」，啊，他說啊，這個拜佛呀，的時候，稽首天中天呢；毫光照大千，有這個一種毫光，有一種毫光啊，照徧三千大千世界，哦，說，三千大千世界都光明了，都光。

「**八風吹不動**」，他說，八風啊，也吹不動他。八風是什麼呢？現在講給你們聽。**八風**，第一，稱，就稱呼你；第二，譏，就譏諷你；第三，就是苦；第四，就是樂；第五，就是利（利益的利）；第六，是衰（衰就是衰敗的衰，衰敗了）；第七，是得（得就是得著了，得著那個得）；第八，就是失（失就是失掉了那個失）。

**稱**，就是稱讚你。怎麼叫稱讚你呢？說，哦，你這個學生啊，真不錯，真用功啊，啊，你品性又好，是又守規矩，一切一切都好，他稱讚你。稱讚，你不要以為稱讚這就是好了；這一稱讚你，你就心裏呀，就搖動了，這你就沒有定力。

**譏**，譏就是譏諷你，譏刺你，說話，令你呀，忍不住。怎麼叫譏諷你呢？這個譏諷的話呀，啊，好像這個，啊！你真好啊，這個聲放長長的，哎，這就是，不是真正讚歎你；是啊，在這個其中啊，就是說你呀，不是真好，但是他這麼把聲音放長了，這譏。譏，有的時候，啊，你若受人一譏刺，譏諷，也就發起脾氣，啊！你對我這麼樣子，你對我這麼沒有禮貌，對我這麼不客氣！這譏，譏諷，這也是一個風。

**苦**，啊，有一切的苦的境界來了，這也是一風，一個風。

**樂**的境界，啊，令你快樂；你不要以為快樂這就是好事啊，令你快樂，你這麼一搖動啊，這也是風。稱譏苦樂。

**利**，利就是利益，對你有益處，這利益。

**衰**，衰是對你沒有益處，對你不好了，衰敗了。

**得**，得就是得著了；

**失**，失就是又失掉了。

你得著東西，就歡喜；失掉東西，就不高興。譬如，啊，某某人，有一個最好的，最放不下的這麼一個收音機，這個收音機呀，是最名貴的，啊，最新式最名貴的收音機，啊，他買一個；買一個，甚至於做夢啊，都晚上睡著了，都掛著這個收音機。這收音機，或者影像機，或者是啊，傳真機，這都算了，或者；總而言之，是你最心愛的東西，啊，怎麼樣？你就買來了，這算得了，得著了。

得到，誰不想啊？哈，因為這個東西你愛惜，旁人也一樣愛惜，就有人呢，看見你這個東西這麼名貴，這麼值錢，於是乎就看你呀，不防備的時候，就給你偷跑了，偷去了。偷去了，怎麼樣？你心裏啊，喔，生了煩惱了，生了無明了，這都是啊，被這個八風吹動，這是這八風。

蘇東坡他說，八風吹不動，八風啊，這八種啊，他都是不動的，他坐那如如不動的。「**端坐紫金蓮**呢」，端呢，就是端然正坐，這麼坐著，紫金蓮，坐到那個紫金色的蓮花上。

拿去叫工人呢，拿過河給這個佛印看呢，佛印禪師啊，叫佛印禪師給他批評批評！批評批評看他作這首偈頌作的怎麼樣？你說佛印禪師怎麼樣啊？啊，也就給寫了四個字。寫了四個什麼字呢？這四個字啊，很有意思。不過意思是很有啊，但是蘇東坡受不了這四個字，一看這四個字就發了火了。這四個字究竟什麼字呢？就是放屁放屁！這麼四個字給批上了。

啊，拿回去，蘇東坡一看這四個字，就發起脾來，啊！這個和尚真是怎麼罵人呢？啊，我寫的這

麼好偈頌，他來罵我！於是乎穿上衣服，氣沖沖的就去找這個佛印禪師的晦氣去了，要去同他打架。到那地方，一見佛印禪師，說，你怎麼罵人呢？你這和尚！

佛印禪師說，你說你八風吹不動！怎麼我放兩個屁，就把你打過江來了呢？就把你從江那岸繃到這邊來了，你這個八風吹不動，怎麼放兩個屁就把你繃過來了。啊，蘇東坡一想自己，自己說八風吹不動，啊，人家說兩個放屁放屁，自己就受不了了，你說這怎麼會吹不動呢？於是乎自己又低頭認輸，就回去了。

### 011、虛雲老和尚：

好像虛雲老和尚，從九華山，下山的時候；啊，他記憶的，那地方本來有個橋，他在這個橋，有橋那個地方啊，就想過那個河；誰不知，當到那個橋的地方啊，因為大水把那個橋已經沖壞了，沒有橋了，他，撲通！掉到河裏去了！在河裏經過一天一宿，啊，二十四個鐘頭，結果被打漁翁啊，在河裏啊，把他打上來；這個漁翁，這時候一想啊，哈！這回一定發財了，抓到這麼大一個大魚，啊！往上拿這個漁網的時候，費了很大力，他心裏，啊，這回一定賣很多錢，誰不知，把這個漁網拿到江岸上來一看！裡邊還是一個和尚，打出這一個和尚，啊，真奇怪了，有個魚和尚，哈哈！啊，完了，就把這個魚和尚，拿出來了，在剛那個地方看一看，一看，不是一個魚和尚，是個真和尚，還穿著衣服呢，可是不會喘氣了！

於是乎，附近有小廟；這個小廟，唉！這個打魚的漁翁，就到小廟裏去，說，咦！和尚！和尚！我今天打魚打上一個和尚來，你看看！這和尚，這奇怪了，怎麼還打魚，會打上和尚來？哈！完了，到那一看，哦，原來這是**德清老和尚**。於是乎啊，才把水往控控控，啊，把水控出來，這位老人家才又活過來，這是啊，得到第二條的生命，這是虛老。

被水淹了之後，跑到高旻寺去呀，就生了病了，打七，就生了病了。生病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個和尚也不原諒他，啊，還要叫他做代理的方丈。他自己想，我這麼，病的這個樣子，怎麼會代理方丈呢？不代理！不代理，這個月朗方丈就打香板，一天到晚都給他氣受；你看，虛老，那是中國第一個大善知識，在高旻寺那苦啊，受的不知多少啊？受一般人的白眼，一般人都看不起，啊，這和尚真是個懶惰王。懶惰王，懶惰王啊，就是最沒有用了，在佛教裡講，最沒有用。

中國這個虛雲老和尚，他一生的這種感應。他在南華寺住的時候，日本用飛機呀，在那，這炸彈放下幾個都不響，沒有爆炸。那麼說，這是碰上啊！就是碰上，你也要碰上啊！那麼你若碰不上，那又怎麼講呢？所謂：碰上啊，就是恰恰遇到那個炸彈呢，不會爆炸，是這麼樣子一個意思。但是，旁人怎麼沒有碰上？怎麼單單南華寺那碰上？

還有，虛雲老和尚，在雲南呢，雲棲寺傳戒的時候，那個樹上啊，都開蓮華。那麼他沒有到那個地方，那個地方怎麼沒有開蓮華呢？那個菜葉上，都現出一個佛相來；草葉、菜葉上，每一個都現出佛相來。這種的感應力量，人還不認識，啊，還以為呀，這是一時的這個吉祥、祥瑞。

虛老在南華寺，那個幾百年的，死的那個柏樹，它又活了，又生出啊，這個樹的枝芽來。這都是啊，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。好像那個白狐狸，牠也來皈依。一切一切的，都是不可思議的這種情形；不過當時呢，啊，一般人還都不太認識。

虛老過去了，現在圓寂了，所以人人都讚歎，人人都說虛老啊，啊，是聖人，是證果的聖人，是菩薩再來。啊，人呢，就是這樣子。對面，就會錯過去；錯過去，又會後悔了。人，就是這麼樣子，一種奇怪的動物，愚癡的動物。

那麼現在呀，我在這個美國，我要啊，造活佛，造活菩薩，造活阿羅漢，造阿那含，造斯陀含，造須陀洹。我們誰若是能以去欲斷愛，誰就有份；誰若不能去欲斷愛，還是啊，唉！一點出息都沒有，那就啊，沒有辦法。

所以呀，一切唯心造。人呢，你願意做鬼，就做鬼；願意做佛，就做佛；願意做人，就做人；願意做畜生，就做畜生。啊，看你的心，往哪一條路上走。那麼這個十法界呀，這一本書，你們不要把它看的那麼簡單，將來在一千年以後啊，或者有很多人呢，會看這個書來開悟的。那麼這是將來的事情，那麼現在我們誰開悟不開悟，不知道的。

你看，這是啊，這個持地和尚啊，持地菩薩，不是持地和尚，或者也叫持地和尚。那麼他修橋補路，好像虛老到往雲南去的時候，在路上也遇道一個修路的和尚，一天到晚去拿著鋤，去修路，啊，也不講話，一天到晚不講話的，這也都是持地菩薩化身的菩薩。

所以持地菩薩，他專門平這個地，平這個道路；路上有瓦塊，他也撿到一邊去，防著這個人踢到腳上，把腳踢壞了；有玻璃，啊，他也拿到一邊去。總而言之啊，把這個道路啊，修理的好好的。那麼誰給他工錢呢？他一天這麼樣做苦工，啊，誰給他工錢？沒有人誰給他工錢！啊，你說他這個人是不是愚癡呢？沒有人給工錢，他去白做工！可是啊，白做工啊，就因為他白做工，所以修成持地菩薩，修成這個，啊，位不退、念不退、行不退，三不退，這種啊，的不退的境界。這是持地菩薩，他就修這個無畏施。

## 012、達摩與梁武帝：楞嚴經卷八

方才說這個達摩呀，和梁武帝，本來呀，達摩想救梁武帝來著；但是梁武帝啊，他因為業障太重，所以達摩就是雖然是西來的，印度來的第一代祖師；可是啊，是第一代祖師啊，這個梁武帝呀，是當面錯過。中國人有人說，對面不認觀世音，對面不識觀世音；這梁武帝呢，他對面不識這個西來意，不認識西來的祖師。

達摩為什麼要救他呢？因為達摩知道啊，這梁武帝有一種的災難！那麼達摩呀，就想啊，使令他覺悟；覺悟啊，或者出家修行，或者呀，那麼把這皇帝呀，讓給旁人做，他可以呀，就免去他餓死的這種災難。梁武帝本來啊，非常相信佛法，非常相信佛法。

在梁武帝那個時候啊，對中國的佛教啊，是很興盛。他到處造廟，他以他皇帝的力量，提倡啊，這佛法，所以呀，當時的人民呢，都相信佛的。可是啊，他在啊，過去生中啊，造的業也很重。在過去生啊，梁武帝是一個什麼人呢？是一個出家的比丘。

這個比丘啊，他在山上修行，修行啊，有一個猴子，就天天呢，偷他所種的這個東西吃，偷他樹上的所有的水果啊，好像桃子了，這蘋果之類的，所有這一切的水果，這個猴子都來偷，偷著就吃。他種的東西呀，猴子給他吃的，啊，剩沒有多少。

所以他就，唉，把這猴子啊，圈到一個山洞裏頭啊，他把這個洞門呢，就用石頭給擋上了。擋上啊，他本來預備擋幾天呢，再把牠放出來，不准牠再偷東西吃；孰不知他把這個猴子堵到這個洞裏頭他就忘了，把這猴子就餓死在這個洞裏頭來。

所以他今生做了皇帝，這猴子啊，就托生做了侯景，這侯景帶著兵以後攻南京去啊，把南京攻下來，把這個梁武帝呀，圈到那個臺城裏頭，也不給他東西吃，所有吃的東西都給拿出來，把他，也把梁武帝啊，就餓死那個地方。這也受這個他餓死猴子，今生這猴子也把他餓死，受這種果報。

因未達摩祖師啊，看他，本來他造這麼多的功德，可以將功折罪啊，但是也要有一種因緣，所以達摩祖師啊，對他講話也就不客氣呀，那麼這個梁武帝一想，自己是個皇帝，大皇帝，啊，你一個窮和尚你來到我的國家，你對我講話還這麼樣子不客氣，所以他也就對這個達摩祖師也就疏遠了。

那麼達摩祖師雖然想要救他，但是他自己不向他求，所以達摩祖師也就走了，也就不管他。結果呢，梁武帝果然被這侯景啊，這侯景就是在前生是個猴子來著；帶著一些個這個人馬，就把他餓死到臺城裏頭，這是有這麼一個原因。

### 013、琉璃大王滅釋種：楞嚴經卷八

這琉璃大王啊，他和釋迦牟尼佛啊，是親戚。什麼親戚呢？本來不是什麼真正的親戚，這琉璃大王啊，他的父親呢，也是一個國的國王，就向這個瞿曇種族啊，求婚，要啊，娶一個皇后。

這個瞿曇種族啊，比這個琉璃大王他父親這個種族啊，是尊貴一點，就不歡喜把這個自己的女呀，配給這個琉璃大王的父親。那麼又不敢拒絕他，為什麼呢？他有勢力。如果拒絕他呢，恐怕就惹出麻煩來。於是乎啊，就用一個婢女，婢女就是工人呢，做奴婢的，大約生的也很美貌，就啊，冒充這個瞿曇的種族去了。冒充瞿曇種族就配給這個琉璃大王他的父親，那麼就生得這個琉璃大王。

琉璃大王在小的時候，佛呀，正有人給佛造一個廟；造個廟，就啊，設了一個法堂，法堂啊，就好像設了一個法座。法座剛造好了，這個琉璃大王那時候是小孩子呢，他沒有等，正在造好的時候，佛都沒有上去說法，講經說法呢，啊，這個小孩子就先上去坐到佛的那個座位上。坐上了，佛的弟子，和瞿曇這些個人就罵他，說，你這個一個奴婢生的一個小孩子，你怎麼能坐到佛的座位呢？

這麼一罵他，這個時候呢，就這個小孩子一聽，這個人罵他是奴才生的，他就不高興了，就告訴他的一個照管他的人，說，你等我將來做皇帝的時候，你要告訴我這一句話，不然的時候我會忘了，說這個釋種啊，他罵我是奴婢生的小孩子，你要告訴我，我要報仇的！

那麼等了果然他就做了皇帝了，他這個使臣呢，就告訴他，說是你記得不記得那個瞿曇的種族罵你是婢女生的小孩子啊？他說，哦，我忘了，現在你告訴我想起來，趕快發兵，去把這個瞿曇的人呢，都給我殺了他，通通都殺了他，連佛也殺了他，這叫琉璃大王滅釋種。那麼就發兵啊，去殺這個釋種。

殺釋種，目連呢，就對釋迦牟尼佛說，說這個琉璃大王，現在他把瞿曇的種族，釋迦的種族都給殺了，我們要想法子救的！佛當時也不出聲，佛也沒有答覆他。那麼這個目連呢，就顯了神通，他把這個釋種啊，用他這一個寶鉢呀，裝了五百個釋種，送到天上去，放到天上，這回你殺不了了；放到天上，你一定殺不了了，他以為他救了五百個釋種。

等琉璃大王把釋種殺完了之後，目連呢，就告訴釋迦牟尼佛，說，我啊，用我寶鉢把釋種救出來五百個，現在可以把他們放出來了，拿下來一看，這五百個釋種已經都變成血水了。目連就問說，這個我怎麼救不了這個釋種這個生命呢？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就問佛這種因果。

釋迦牟尼佛說，唉，你不知道啊，在因地呀，以前有一個地方啊，這個天旱；旱呢，有一個水池子裏頭有很多魚；很多魚呀，就有兩個魚王，一個魚王啊，就叫**麩**；一個魚王嘛，就叫**多舌**。那麼這個水池子沒有水呀，這個地方的人呢，也沒有什麼東西吃啊，就吃這個魚；把魚都吃了了，沒有魚吃了；看那個泥呀，這兩個魚王啊，都鑽到那泥裏頭去了，這個人呢，看見那個泥呀，在那動彈；那麼於是乎把泥呀，刨開，裏邊又有兩條大魚，一個叫麩的，一個叫多舌的，這兩條魚。

那麼釋迦牟尼佛當時啊，就是個小孩子，這一些個釋種呢，就是那時候一些個人，吃魚的這些個人。那小孩子啊，看見這兩條大魚出來了，他拿了拿著一條木棍呢，照著魚頭就打了三下，打這魚頭打了三下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呢，在成佛之後，這個頭啊，就痛了三天。

那麼這個麩啊，這個魚王啊，現在就是這個琉璃大王；這個多舌呢，就是啊，這個告訴琉璃大王說啊，這個釋種罵他這個使臣。所以呀，現在應該呀，他應該滅釋種，應該殺這個釋種，所以就釋迦牟尼佛呀，雖然成佛了，也救不了這種的定業，這叫「**定業不可轉**」，因為這個，所以說琉璃大王滅釋種。

#### 014、三國狂士左慈：楞嚴經卷八

在中國的三國上啊，有一個狂士；這個狂士，就是這麼一個狂士去見曹操去，中國有曹操啊，曹操預先呢，就這個對大家講，說他來呀，等他來，我們誰也不出聲，誰也不睬他，看他能講個什麼？這個狂士叫什麼人呢？叫什麼名字呢？叫左慈(就左右的左；慈悲的慈)，來見這個曹操。曹操這有幾十人呢，大家都不起坐，好像沒看見他來似的！

你說這個人怎麼樣啊？啊，這個人就哭起來；曹操問他，說，你哭什麼？他說，我見著這麼一幫死人，我怎麼不會哭呢？這一些個不都死人了嘛，所以也不會講話，也不會動彈了，這都是死人嘛！所以把曹操罵的，曹操也不敢怎麼樣子他了。曹操那時候最有勢力，有生殺之權，所以對這個左慈就不禮貌，這就是一種慢，傲慢，驕傲。

#### 015、紀曉堂役使鬼：楞嚴經卷八

這個什麼叫役使鬼呢？這鬼可以給幫人辦事的，幫人做事的。好像這個中國有個紀曉堂，紀曉堂啊，有五個鬼，有五個鬼呀，幫他做事的。這五個鬼，一個人呢，就各處去探消息，就蒐羅情報；一個人呢，就幫他聽東西，聽什麼地方有什麼聲音呢，誰講什麼話？這鬼因為他都有五通；鬼呀，沒有漏盡通，他有五通的。

那麼這五通呢，他就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，沒有漏盡通，這鬼有五通。這有五通啊，所以他什麼人講什麼話，他也知道；他很遠呢，有什麼事情，他也看的見；這種鬼呀，這都是這種鬼了。那麼他有一點修行，有一點道行，所以就有這種神通。

那麼這個紀曉堂呢，就仗著這五個鬼呀，給他來傳達消息，給他上情報。所以呀，什麼地方有什麼事情去，他就去啊，救人去，各處去救人。譬如什麼地方有什麼妖怪想要害人，他即刻就去降妖捉怪，就是仗著這個五個役使鬼，所以來幫他做工，這役使鬼。

#### 016、肚子裏邊三個小孩：楞嚴經卷八

這個蛔蟲啊，會說話的，在人肚子裏邊呢，牠會和你講話的，這叫蛔蟲。蛔蟲啊，你用藥也藥不死牠，你吃什麼藥啊，牠預先知道；除非你這個有病的人呢，也不知道，旁人呢，給你這個毒蟲的藥啊，吃下去，或者可以把牠毒起來。如果他這個有病的人一知道，這個蟲也就知道了。

說啊，你也不是我肚裏的蛔蟲，你怎麼知道我想什麼呢？這蛔蟲啊，你想什麼，牠在你肚裏牠就知道你想什麼，所以這叫蛔蟲。蛔蟲會說話的，這是一種病；人有這種病啊，在肚裏就有個東西會說話。不單這蛔蟲啊，就這一些怪類呀，也有的會在肚裏說話的。

我以前給你們不講過，在香港我有一個老皈依弟子，今年大約八十多歲了；她皈依我那時候，都六十多歲了。那麼皈依我的時候，她耳朵聾；耳朵聾啊，但是我每逢我講經，她一定去聽；她根本就聽不見我講經，講什麼？尤其她是廣東人，我講的是國語，雖然有傳話的，那麼她也聽不見，聽見她也去聽。我講經在那個山上講啊，有三百多級，這個石級，晚頭也是七點鐘講啊，講到九點鐘。

這個時候啊，她自己一個人上山、下山，那個路上也沒有電燈，她啊，這麼大年紀呀，也不怕跌著，也不怕跌壞了，那麼她很誠心去聽經。有一次啊，她就聽到念「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」，她聽這一句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，以後她就不聾了；不聾了，更誠心了，每逢我講經啊，無論講什麼經，她都去聽去；就是颯風下雨，她也不停止，也要去聽，有這麼誠心。

誠心誠心以後，人這個修行啊，有誠心，就有魔障。前幾天我不是講，「**要學好，就冤孽找**」，你想要學好不是嗎！前生啊，那個冤孽就都來找你；「**要成佛，就受魔**」，就要受魔考。

那麼有一次啊，她晚間呢，就做了一個夢；又不像做夢，又好像做夢；就夢到什麼呢？夢見三個這個肥肥胖胖的小孩子，大約都有兩歲到三歲這麼大這個小孩子，肥肥胖胖的。那麼由做這個夢之後啊，她就生了一個病，什麼病呢？一天到晚吃東西，隔一個鐘頭就要吃一餐，隔一個鐘頭就要吃一餐，這一天呢，她啊，最低限度都要吃十幾餐，十幾餐飯。那麼她認為這是有病了，於是乎叫中醫給醫治，也說她沒有什麼病；叫西醫給她醫治，也沒有什麼病。

經過兩三年，有一年呢，十二月初七這一天，二月初八是釋迦牟尼佛的誕辰，等二月初七這一天，我從大嶼山慈興寺回來；回來，她看見我了，就告訴我，說，師父啊，我肚裏頭不知怎麼有人說話呢？那麼我就問，我說，說什麼？她說啊，我今天一早起用糯米啊，煎這個餅；煎餅，我吃這個餅的時候啊，我肚裏頭就有了一個人呢，說，我不歡喜吃這個東西，他說這個；我說，那你說什麼來著？她說，我說，你吃飽了就得了嘛！你不吃這個吃什麼？她自己就和肚裏這麼講話。

我說不要緊，我今天晚間呢，我叫妳好了，叫你這個病好了。妳回去啊，**晚間十二點鐘**，妳在這個你家裏佛前呢，上上一支香；上上一支香啊，妳就念佛！她回去就照這樣做。照這樣做，她在那個地方坐著，就看見從她肚子裏邊呢，走出來三個小孩子；這三個小孩子就是以前她做夢，夢見那三個小孩子，從她肚子裏邊走出來。

走出來了，她就看見這個韋馱菩薩，這個老居士啊，看見韋馱菩薩，拿著這個兩碗這個麵呢，拿著這麵，啊，放到那個地方，這三個小孩子就爭著來吃這個麵；吃麵吃完了，這韋陀菩薩用手捏著這三個小孩子這個耳朵，就捏著這個拖走了，就給拉走了。把這三個小孩子拉走之後，你說她自己呀，就覺得肚裏頭就空了，什麼也沒有了，空空洞洞；由此之後，這個歡喜吃東西這個毛病好了，就好了。

這個蛔蟲呢，也是能在肚子裏頭說話的；但是這個老年人呢，她這個不是蛔蟲，她這是三個怪物，就是方才說這怪鬼呀，這就是怪鬼！是什麼呢？這兩個，有兩個這個那個青蛙；青蛙，就是這個蛤蟆，蛤蟆就叫frog，有一個四條腿的那個蜒蛇。蜒蛇，到亞洲啊，就這個地方常常有，牠晚間出來就叫，泰國最多，泰國Thailand這個東西最多。一個這個四腳蛇，有兩個那個蛤蟆。有一個四腳蛇這麼長，那個兩個蛤蟆都有這麼大，所以呀，這也就屬於餓鬼之類的。

為什麼這個人呢，她得這個病呢？以後啊，給她觀察她這個因果。就因為在前生啊，她信佛！信佛，也有一個人呢，有這種病；有這種病啊，那麼以後就好了；那麼遇到她，和她一講，和她講這個病的來源經過。她說，我不相信這個！哎，人哪有還肚裏會有餓鬼的會說話的？我不信這個。她就說這個不相信，所以今生啊，她自己也親身呢，要試驗試驗得到這種的病，就因為她不相信。那麼她這個病啊，在香港啊，很多人呢，也都不相信！提起來她這個病，說，哪有這個道理？哪有這回事？這中國人呢，都不相信，不單說西方人。我相信來生啊，這一些個不相信的人，也都曾得這種病了，所以呀，這因果循環是很厲害。

### 017、丹砂：楞嚴經卷八

這個煉丹，煉這種啊，丹砂。這個丹砂啊，要啊，造一個煉丹的爐，把這個汞，汞就是水銀，鉛、汞加到一起，燒了又燒，煉了又煉；或者有煉四十九天的，或者有煉那麼二十一天的，這是啊，看他這個修仙的方啊，怎麼樣講，就怎麼樣去煉去。

用這個金、銀呢，合到一起來煉，煉成啊，都把它煉到一起了，吃這個東西，這叫啊，仙丹妙藥！吃了仙丹呢，可以脫胎換骨，把這骨頭都變化了。這個說起來，這是這個煉仙的一個祕方啊！那麼如果要煉成了，「化道圓成」：這化道啊，就是他這個煉丹這種變化，有一種啊，奪造化的能力呀，所以呀他圓成了；這個名啊，遊行仙。他願意到什麼地方去，可以到什麼地方去，叫遊行仙。

### 018、無上玉皇心印妙經：楞嚴經卷八

這種的堅固其心，動止，怎麼叫動止呢？動，就是用功的時候；止，就是停止了。這個動，就是又可以說是啊，這個運動；止，就是修靜功。他啊，運動，譬如去打太極拳，這叫一個動功；靜，又坐那煉精化氣，練氣化神，練神還虛。

怎麼練精化氣呢？他打坐，想啊，想自己這個精，專講精氣神的，他這個專門呢，注重精氣神。練精，他叫它這個精啊，不走，不接近女人，這個精啊，就不走了。不走，這個精回來，回來這個精啊，就變成氣；這個氣散到週身上，喔，這叫練精化氣。

他都做這麼一種啊，存想，就像那個雞抱雞蛋似的，抱小雞子似的，總這麼想啊；想自己這個精化上氣了，氣呀，精又怎麼樣化上氣，氣呀，散之於周身；然後又變成個神了，變成神。這麼樣子啊，練神還虛，練神呢，和虛空一樣。練虛還無，又啊，到那個無了，什麼也沒有了。這時候，啊，他也覺得很自在的，可以呀，出玄入牝，這是道教講的。

道教，你沒看見那個，道教那個玉皇心印經上說，說，上藥三品，神與氣精。恍恍惚惚，杳杳冥冥。存無守有，頃刻而成。回風混合，百日功靈。默朝上帝，一紀飛昇。知者易悟，昧者難行。履踐天光，呼吸育清。

他這個空行仙呢，就是到履踐天光了，呼吸育清了，到這種程度。這是啊，道教，我方才念這個經啊，這是道教的叫「無上玉皇心印妙經」。這個他們是認為是寶貝了，真的！就是煉這個「煉精化氣，煉氣化神，煉神還虛，煉虛還無的」，就是這種的功夫。就是這個空行仙，他們可以到空中去走去啊，可以出玄入牝，這空行仙。

所以呀，世間很多奇奇怪怪的，巧妙的東西呀，你不過你沒看現在那個道教有的賣那一本那個「五柳仙蹤」，那畫的圖，這個人頭頂上出小人，小人又出小人，哦，出了很多小人；這一個人呢，這叫千百億萬化身。實際上，這完全是著相的。千百億萬化身呢，不需要這麼麻煩的，不是這樣麻煩去化去的；那是隨意變化的，不是有一定的。

#### 019、通行仙吸取日精月華：楞嚴經卷八

什麼叫精色呢？他這個這種修習這種仙的，就是吸取日精月華，星斗的這種光。這個精呢，就是日精，他吸取這個日精月華。粹，吸粹圓滿，他吸取它那個精粹圓成，這個名字叫通行仙。通行仙呢，他就可以呀，通行啊，到天上，什麼地方都可以通行了，這種仙。

他就吸取日精月華，這個日精，怎麼樣吸取日精呢？他一早起啊，對著太陽，要吸呀，三百六十口氣，吸太陽這個氣，吸三百六十口氣；晚間呢，對著太陰，又吸三百六十口氣。這麼樣專門呢，練這個臭皮囊的，這個身體叫臭皮囊，這個裏邊是臭的，這是個皮袋。所以虛雲老和尚不作一個〈皮袋歌〉，就是啊，說這個身體是臭皮囊。他專門在這個身上用功夫，他不曉得在自性上用功夫。

所以呀，佛教和道教相差也就在，一個在有形上用功夫，一個在無形上用功夫；所以呀，就一個有執著，一個沒有執著，所差就這一點。本來呀，仙道和佛教啊，相通著的；就是一個有執著，一個沒有執著。他這些功夫本來也都可以的，也都啊，修行也都可以用的；但是他執著了，就專門呢，執著到這個相上，著相上，著相。所以呢，他就因為著相，他就有了罣礙，你一定要怎麼樣子，怎麼樣子，有所罣礙；有所罣礙，所以就不能脫出這個究竟的輪迴，不能徹底呀，了脫了，所以這叫通行仙。

#### 020、嬰兒姪女：楞嚴經卷八

他們叫「嬰兒姤(彖Y、)女」。每一個人不是向外邊去找的，自己本身上啊，有嬰兒姤女。什麼叫嬰兒呢？這個就說的「坎離」；這講這絡中國的卦爻上。離，離中虛；坎卦，坎中滿；坎卦，就是姤女；離卦，就是嬰兒。

這個八卦，「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」。最初啊，是乾卦；乾卦是乾三連，三橫是連著。坤，乾為大父，坤為大母；坤卦呢，變成啊，坤六斷，那三連呢，就斷成了六斷。這個人呢，男子到十六歲這個時候，這乾掛滿了；滿了就會損，損了變什麼呢？乾卦就變了離中虛。

那個離中虛，這個離卦中間這一點陽啊，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就到那個坤六斷那個中間去了，所以就變成坎離；變成坎離兩卦了。乾卦一變，就變成一個離中虛；那個坤卦一變，就變了坎中滿。這個離中虛呀，就叫它叫「嬰兒」；坎中滿呢，就叫它叫「姤女」。離中虛呀，屬於心；坎中滿呢，就屬於腎。

那麼這個交邁呢，就是心腎交邁；心腎交邁啊，也就拿它比方啊，這個男女性行為一樣的，所以就叫交邁。這個交邁，是自己本身呢，一個離，是屬陽的，但是陽中有陰；坎，是屬陰的，但是陰中有陽。離卦，怎麼說它屬陽，陽中有陰，因為它離中虛了，陽中有陰。那個坎卦，它是怎麼說？陰中有陽呢，那個就是它坎中滿，中間那一橫，連上了，那叫屬陽的，所以呀，這也就比方啊，嬰兒姤女。

這個道教講嬰兒姤女，「**嬰兒並姤女，相逢在黃庭**」，在黃庭，黃庭是什麼呢？就是意，就是第六意識那個意。意，屬於那一經呢？就屬於脾經，脾藏意的。所以講起來這個道理，若往詳細了講啊，那多的不得了！所以我的時間呢，太不夠了，所以我沒有法子講那麼多。這是道教啊，這個就是修這個交邁的這個法門。

#### 021、是等皆於人中鍊心：

「是等皆於人中鍊心」：這一些個仙呢，都是做人的時候他鍛鍊這個身心，「不修正覺」：他不修啊，這個不生滅的如來藏性，這楞嚴的定，不修這種正覺。「別得生理」：他呢，那麼得一種啊，特別的這種養生的道理，養生的道理。

他得這種特別的養生道理，什麼特別的呢？就是前邊呢，他修那種種的法門。也是啊，以這外道的這個仙，傳給他這個外道的法，修行啊，他這個養生。得這種的養生的道理了，他呀，壽命啊，可以活到或者一千歲，或者一萬歲，啊，或者更多的，那麼這麼多年紀。

「休止深山呢」：他呀，住在那個深山穹谷裏邊，人所不能到的那個地方，「或大海島」：或者啊，住到一個大海的海島上。「絕於人境」：這個人呢，不容易到的那個地方。

在這個七金山呢，這個須彌山，這個世界，須彌山外邊呢，有這個七金山；七金山呢，又有七重香水海；過了這個七金山，和香水海之外，又有這個弱水三千。這個弱水呀，怎麼叫弱水呢？(就是軟弱的那個弱)。這個水呢，就是那個雀毛啊，放到那個水裏呀，它都沉底的，它都啊，要壓到底下去的。

本來這個雀鳥的毛啊，放到這個水上啊，它是漂浮著的；但是這種水呀，它叫弱水，軟弱，沒有

啊，托浮的這個力量，所以呀，你就這個雀毛放裏頭，它也是沉底的。那麼雀毛都沉底，其它的船呢，什麼任何東西都不能在那個地方走的。

**唯有飛仙可渡**，這個飛仙呢，從空中飛過去，這可以的。那麼這一些個修仙的人呢，就飛到這個大海島上啊，沒有人到的這個海島，在這個永遠都沒有人可以到這個海島這個地方，他在這個地方住著，絕於人境。

### 022、打鬧岔：楞嚴經卷九

那麼所以修道的人呢，在這**修行的時候，最要緊的，不要生念頭，不要起心動念**；你一起心動念呢，將來呀，就會招果報的，就要去啊，受報。以前有一個老修行，他在海邊上修道，就修這個非非想處定，他想修這個非非想處定，生非非想處天，他要。

修定，修正想要入這個非非想處定呢，水裏這個魚呀，就來打他鬧岔了，這叫打鬧岔！在禪堂裡這是這是禪堂的口頭語，哎，你真打鬧岔！你這個哩啦腔！你這好講話的人呢，叫哩啦腔。你盡好說話，好和人家去搭搭咯咯談話的，這叫打鬧岔，你無論你做一個，英文叫give me trouble；你若給人家trouble，這就叫打鬧岔。

那麼這個老修行在這修行啊，這魚來打他鬧岔來。他一要入定，這個魚在水裏，撲通！啊，這麼一跳；這一跳，他就讀入了定了；啊，入不了定了！入不了定啊，唉，他就生了一種瞋恨心；他說，你這魚真是討厭！我想要入定，你這來給我麻煩，啊，你不叫我入定；啊，我現在沒有神通，等我有神通的時候，我變成一隻飛狸呀，專門吃你這個魚，啊，把你都吃了，再要你來妨礙我修行！

那麼這樣他生這一念的瞋恨心，這個魚也不敢和他開玩笑了，這個魚也怕了，以後再不敢來麻煩他了，所以他就修這個無想定修成了，生到非非想處天，把這個八萬大劫天福享完了。想完了之後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哎，他這一念的瞋恨心的果報也成熟了，他墮落到人間來，果然就變了一個飛狸，一個吃魚那種雀鳥，吃魚的小鳥；啊，天天在那海上吃魚。吃來吃去，等釋迦牟尼佛出世，啊，到那給牠說法，牠這才把這飛狸的身脫了，又去做人；回來出家又修行，才證阿羅漢果。

所以這修道啊，千萬不要生瞋恨心呢，不論誰對你好不好，你都要生一種啊，愛惜人的心，慈悲愛護人的心，不要生瞋恨心；對任何人呢，也不要有一種瞋恨，有一種不滿意。你若不滿意，你修成了，固然是沒有問題了；如果不超出三界去，將來呀，都是要受果報的。

又有一句話，說，「**寧動千江水，不動道人心**」，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寧動千江水，那千江水呀，是很多的，我把它搖動起來沒關係；我不動啊，修道人這個心；修道人這個心你若一動他，他若一生瞋恨心，那不得了，將來呀，就有因果。

### 023、用五大心咒救小徒弟：楞嚴經卷九

啊，以前我在東北我有一個小徒弟，這個小徒弟大約十四歲的樣子，雖然是個小徒弟呀，他的神通可不小，他可以上天入地，他有得到五眼，但是啊，沒有得到六通，他得到五通，沒有得漏盡通；若得漏盡通呢，那就證阿羅漢果了，才漏盡通。

那麼他有一天就跑到天上去玩去了；到了天上，這個魔王就很歡喜他，就把他圈到他那宮殿裏頭了。他那宮殿呢，都是玲瓏透體的，都像那個玻璃這個琉璃呀，造的，非常的美麗，他就留到那。留到那，因為他有五眼呢，他看他自己這個法身到那個地方，這魔王就不叫他回來了。他就到那告訴我，說，師父啊，我到天上去，現在回不來了！

我說，那麼你到天上去回不來，誰叫你去來著！他說，我以為那個地方好好玩的，我到那個地方去看看，啊！那個天上那個人他就不叫我回來！我說，你玩，你不要到那個地方去玩嘛！那六欲天的天魔，哎，他專門就想要破壞修行人的這個定力。於是乎，我說，你不要害怕，我叫你回來。

那我叫他回來，這魔王就在那圈著他不叫他回來；然後，我說，他就這個時候他就很恐懼了，他說，他不叫我回來，那怎麼辦呢？我說，你不要怕，我現在幫叫你回來；於是乎嘛，我就用這個〈楞嚴咒〉，我已經告訴你們了，那個破魔的那個咒術的那個咒，那用那個五大心咒！哦！他魔王宮殿立刻就粉碎了！那麼他回來了，這是真實的事情啊！

#### 024、自盡的人：楞嚴經卷九

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那個要死的人呢，就這麼說，**死了好！死了好！又省褲子又省襖**，這穿的這個棉襖叫襖；這個穿這褲子叫褲子；說是死了好！死了好！又省褲子又省襖。大約這個人呢，也就是這個思想。啊，說，死了好！死了好！

這講到這我再給你們講，這個人呢，自盡的人呢，都有這個鬼呀！那個鬼呀，怎麼樣呢？就向這個人呢，叩頭！他叩頭啊，怎麼說呢？他就，不過你這個要死那個人呢，他聽不見。聽不見呢，他就念這個咒，這個咒就是，也就是說，啊，你死了好，死了好，你快死了，快死了，死的越早越好；啊，你快一點死了就好了。

那麼這個要自盡，要自殺這個人呢，啊，他這個耳朵雖然聽不見他，但是他心靈上通著的；他心靈，因為鬼有他心通啊，他可以用這個那一種鬼的魔氣呀，到你心裏，令你心裏呀，就想，哦！是死了好！就相信他講的話；啊，**心裏能聽到**；心裏能聽到就相信他！於是乎就或者吃毒藥了，或者去懸樑了，或者去跳海了，跳金門橋囉，哦，就死了！

金門橋那也有很多鬼在那，你來回這個人呢，有誰若是陽氣衰的，陽氣盛他不敢見你的；陽氣衰的那個人呢，就是精氣神都沒有了；精氣神都沒有，沒有陽氣了，你一從那地方過，他就說，啊，你死了好，死了好！拿著就把你拖下去了，拖到跳金門橋去了。所以這個人，自殺的人呢，多數都有個魔鬼呀，在那叫他去，他才死的。

現在你們聽到這個經典這個道理呀，切記不要亂打妄想啊，不要說，啊，自己又要死了，或者又沒有什麼了，你常常這樣想，就會啊，招這種魔的。這個世界這種魔很多很多的，所以不要打妄想啊！不要隨便亂講話的！你亂講，你一打這個妄想啊，就有這種魔來侵犯你；侵犯你，你那時候魔到你身上了，你就受不了了，你那時候就不自由了，你想不死都不可以了。

#### 025、孔子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：楞嚴經卷十

那個孔子不說：「甚矣，吾衰也！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」甚矣，他說，啊！吾衰也，我老的很了，我現在老了，甚矣，吾衰也，我衰老了，老衰了！啊，很久我也沒有夢見周公了，沒有夢

見周公，那個周朝的保護武王啊，那個周公；他沒有夢見周公。為什麼他沒有夢？他也是啊，那時候大約想陰破一點了，所以就沒有夢了。

他啊，不過他不知道這是想陰破呀，他就說，哦，我怎麼沒有夢了呢？我怎麼不作夢了呢？啊！是老囉！他不知道啊，這個大約孔子他也有修身的功夫啊，他想陰大約沒有了，所以他自己不明白，所以他說，哈，他老了，沒有夢了。想陰破了，就夢就消滅了。

## 026、南無佛：

在佛住世的時候，有一個老人呢，來出家，到這個廟上去出家。佛呀，不在廟上，到外邊去。那麼這一切的阿羅漢一看這個老人呢，這個老人大約八十多歲了，啊，也雞皮鶴髮，行步龍鍾的這麼樣子。

這一切大阿羅漢，凡是來出家人呢，他都要出家的，他都查一查他的前因後果。他一看，這個老人呢，在八萬大劫以內，沒有種過一點善根，一點好事他也沒有做過，於是乎這個大阿羅漢，說你不能出家的，你因為沒有種善根呢，出家人呢，「莫道出家容易得」，你不要以為呀，這個出家很容易就出家了，「皆因屢世種菩提」，你要生生世世啊，都種這個菩提的善根，才能出家的。那麼你現在呀，你雖想要出家，但是你呀，沒有善根；你沒有善根呢，所以現在啊，你來出家，不能收你出家的，你還要走了！

這個老年人一聽，他沒有善根不能出家，於是乎就哭起來，一邊哭一邊就走了；走了一想，自己這個命運也不好，這麼大年紀想要出家，這佛的弟子也不收。於是乎一邊走就一邊哭；哭的，自己就想啊，我都去啊，自殺去好了，或者上吊，或者跳河，啊，不要活著了！他這一念的誠啊，感動釋迦牟尼佛就回來了。回來，釋迦牟尼佛就問他，說你哭什麼？

他說，我呀，想去跟釋迦牟尼佛出家，釋迦牟尼佛沒有在廟上，這個佛的弟子啊，說我沒有在八萬大劫以內呀，都沒有種過善根，一點好事都沒做過，所以就不收我出家。我因為這個，想著活著也沒有興趣了，莫如死了好，啊，所以我就很悲哀！

釋迦牟尼佛說，哦，那你不要哭了，我許可你出家，我幫忙你出家，你回來了！於是乎這個老年人呢，就回來，跟著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就許可他出家了。這一切的弟子啊，就生了懷疑了！啊，說這很奇怪的，佛收弟子都要有善根的，這個老年人他根本就沒有善根，佛怎麼收他呢？就請問佛，為什麼收他出家？

釋迦牟尼佛就告訴這個一切的弟子啊，說你們這個阿羅漢，只能看呢，八萬大劫以內的事情，八萬大劫以外啊，你們就都不知道了。這個老年人呢，在八萬大劫以外呀，他是一個到山上的去斬柴的一個人。有一天呢，他就遇到一個一隻老虎；這個老虎，看見老虎他就跑到樹上去了，這個老虎啊，就咬這個樹，要把這樹咬斷了好就吃他。

正在樹要斷的時候啊，他著急了，就念了一聲南無佛！念了一聲南無佛啊，這個老虎也就走了，不咬這個樹了。於是乎等這個老虎走遠了，下來，這才回到家去，沒有被虎吃。說他現在出家呀，就是在八萬大劫以外啊，他念這一聲南無佛！他這個善根呢，的種子阿，現在呀，應該出芽了，應該結果了，所以他就來出家就修道了。那麼釋迦牟尼佛這樣一說呢，這一切的弟子才啊，解除

他的疑惑。

### 027、化城：

化城啊，不是寶所，因為啊，這個人呢，向前去想要取寶，取寶，走、走到這個半路上啊，就覺得太辛苦了，啊！不去取寶了。於是乎啊，這個**有一個有神通的人呢，就變化出來一個化城**，啊，說呀，前邊呢，那個地方就是寶所了，我們到那個地方去啊，就拿到那個寶貝了。所有的寶貝啊，所有的這個奇珍異寶啊，我們都可以拿回來。那麼到那個地方休息，完了，你要再向前走。

這一些個人呢，就是到這化城，變化城啊，到這個地方就以為寶所，再不向前進了，所以在這休息。「將為畢竟啊」：他說這就是畢竟了。啊，「所歸寧地」：這就是啊，他們的所歸宿，究竟處，他們的想要去的地方。

「自言滿足」：自己呀，就說自己滿足。「無上菩提」：說他已經證得無上菩提了，已經成佛了。啊，「大妄語成啊」：沒有成佛，他說他成佛了。你說若是聰明人，誰說這個愚癡話？沒有到那種果位上，你就說那是那種果位，啊，這是愚癡的！

好像民主國家人人都可以做總統，不錯！人人都可以做總統，但不是啊，人人都是總統；你得要啊，大家選你出來，你才正式做了總統。不是說人人都是總統，那哪個是個正總統？哪個又是副總統？所以呀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你也沒有讀過書，也沒有研究過什麼道理，啊，你就去做總統，你連簽你自己的名字都不會簽，你怎麼做那個總統啊？

這個成佛也是，你也沒修行，也沒有受過雪山六年，菩提樹下四十九天，這種的功夫你都一天都沒做，你就成佛了！啊，你真是太容易了！所以呢，這就是啊，一種狂妄了。

### 028、三界無安猶如火宅：

這三界火宅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呀！蓮池大師啊，出家，蓮池大師啊，是中國很有名的一個法師，他呀，出家了，出家，總想回家看看他太太。左一次、右一次，看了很多次。那麼他太太呀，是一個很聰明的人，一想，這個自己的丈夫出家也不修行，還有這一種情愛放不下，啊，回到家裏來，這個，啊，不是一個好辦法。於是乎啊，她就在進門的那個地方啊，挖了一個坑；挖了一個坑啊，上邊呢，用這個蓆子之類呀，又遮上它。這個裏邊放的什麼呢？啊，上邊遮上，這個坑裏邊就放它一些個火！

那麼蓮池大師有一次又回來；回來一邁步，就掉這個火坑裏了，說，啊！妳這怎麼弄個火坑呢？他太太說，你知道是有，知道是火坑，為什麼你還回來？啊，這一句話他開悟了，喔，以後再也不回來了。這也就表示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呀，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三界都不是安樂的地方，所以呀，就好像火宅那麼樣子。

### 029、印度佛法不興：（華嚴疏玄談第一門）

傳，就是由印度傳到中國，現在由中國又傳到美國，**將來從美國又傳到印度去**。為什麼呢？一定要到美國這個印度啊，它才，現在才會對這佛法再重視。因為現在在印度啊，佛法都不興了，為什麼不興呢？我給你們講講這個道理。

因為當時印度一些個高僧啊，一些個祖師都跑到中國去了；跑到中國去了，所以印度沒有祖師了。那一些剩在印度不跑出那些和尚，那些個比丘、沙門呢，都是沒有什麼本事的，都不會飛，不像達摩祖師，啊，折蘆渡江！用一個蘆葉就把那個，在長江南邊就渡到北邊去了，沒有這個本事。所以沒有這個本事啊，多數都是好吃，又是很懶的，一天到晚就想著睡覺。所以印度這一些個老百姓一看，哦，這個佛教就是這樣子！

所以印度一般老百姓，以前信佛的也退心了，一看，哎！這個出家人都不修行，這簡直沒有什麼意思！佛教沒什麼不得了的，哎！這麼樣子，哦，於是乎，一個人不信，就傳到十個人不信；十個人不信，就一百個人不信；一百個人就傳一千個；一千個傳一萬，萬萬萬萬；喔！都不信了；就因為這種因緣呢，令這個給這個眾生啊，印象不好，所以這個眾生就不信佛了。

那麼中國怎麼佛教又興盛呢？就因為這些個祖師到了中國，啊！又聰明，又有智慧，又有神通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看著，是很信仰的，很信仰。於是乎啊，這個大乘的佛教在中國就盛行起來。你們現在明白嗎！一樣的道理，好像你這個信天主教，天主教辦個學校，這些個神父、牧師啊，啊，做事做的很好，做的又認真呢，說話又有道理，哦，這些個學生一聽，這個天主教不錯，哎，信天主教，領洗去！就是這個道理。就是影響力影響的，當時啊，那個人的環境，和這個這種因緣影響他，他就信了。

你要是，啊，令人印象不好，他就不信了。所以印度現在佛教不盛行，就因為這些個有能力、有道德、有學問、有神通的這些個祖師啊，都跑到中國去了；啊，你看，所以印度的大乘佛教現在沒有了。印度現在只有什麼呢？只有這個婆羅門教，只有瑜伽，講這些個皮毛的事情，他們有。真正的那些個不可思議的道理，不可思議境界，完全他們沒有了；不單沒有，他們也不相信了。這就是啊，一種因緣呢，和環境造成的這樣子。

所以我說，等這個佛法傳到美國，美國，又會傳回去印度，它這是也是一個輪迴的嘛！美國傳到傳給英國、法國、德國，然後又跑回去印度了。印度人說，喔，這個佛教這麼好啊！啊，他們才又信了；這是輪迴的，來回輪流轉，**什麼都是有這個輪迴性的。**

### 030、舍利弗行菩薩道：(華嚴疏玄談第一門)

舍利弗說他要行菩薩道，他發願呢，行菩薩道，修大乘法。啊，佛說，你試一試了，這不是這麼容易的，你先試啊，修三個月菩薩道；若一定可以了，然後你再啊，正式行菩薩道。這行菩薩道啊，哎，要發無我、無人的心、無眾生、無壽者的心；啊，最苦頭的事情應該能吃，最快樂的事情應該讓給人。所謂啊，「捨己從人」，這樣才行。

舍利弗說，大約可以吧！我想我這個身體可以布施給人，誰呀，想要求，啊，我都可以能捨得！佛說，好，你就試試看去囉！於是乎舍利弗就出去行菩薩道了。行菩薩道，看見路上啊，有一塊石頭，啊，他說這塊石頭我應該把它搬走了它；如果不搬走了，眼睛不好的人，在這個路上一走，就會啊，把腳踢破了，或者跌倒了，受傷不一定；於是乎啊，把這個石頭搬走，啊，心裏想著，哎，我這行菩薩道了！又走到路上啊，遇著一些個水，啊，我把這個水坑子用土把它墊平了它就沒有水了，人容易走了；免得像那個釋迦牟尼佛過去生啊，修這個布髮掩泥這種的行門；啊，我把這個水呀，要修理好了它！

於是乎就找一個鋤頭，找一個裝垃圾的東西啊，就左一筐土，右一筐土，把這個水都，有水的方都填平了，沒有水了，這回呀，這也是行菩薩道，這都是利益人的地方；人走路不好走，我把它這個路修理好了，這都是行菩薩道。那麼很高興，這一天呢，行了兩次菩薩道，就回來了。回來了，打坐也覺得很舒服了，哎，這行菩薩道，難怪人行菩薩道，這行菩薩道是好的，今天打坐妄想都少了，啊，沒有那麼多妄想了，啊，這打坐坐的，啊，我一定要繼續行菩薩道！

唉，第二天，又走到山上，走到山上有很多的樹木都有刺，啊，他說，我要把這個樹木啊，有刺的樹木搬到一邊去，不叫它刺人，嗯，這也是行菩薩道之一。那麼又遇到一個沒有眼睛的人在路上走，也沒有人呢，替他帶路，他想，啊，我這應該行菩薩道，送這個沒有眼睛的人回家去，他就，喂！你這個瞎先生，你想到什麼地方去啊？這個沒有眼睛的人說，你才瞎呢！他一想，咦，他是瞎子，我叫他瞎子先生他也不高興！行菩薩道應該忍著，說，哦，那你識有眼睛的先生；啊，我有眼睛沒有眼睛你能管的著嗎！這個人說，和他發脾氣了，你這個混帳，就罵起來！

他說我想幫幫你忙，你到什麼地方去我把你送去了！我不需要你幫忙！你，這個沒有眼睛的人不要他幫忙，就罵他一大頓。罵的，啊，說，哦，這個菩薩道是不容易行的，我要給他帶帶路他都罵我，唉，修忍辱囉！於是乎忍辱波羅蜜！哎，不管他，不過今天菩薩道先，唉，回去修習修習這個菩薩道了，啊，明天再說，就回來了。

回來，這天晚間打坐，總就覺得妄想很多，咦，這個人怎麼他沒有眼睛，我要給他帶帶路，他來罵我，啊，世間的人真是很奇怪！但是還沒生退悔心，沒有說這個菩薩道難行，心裏還想，罵一點不要緊，他打我，我也忍著！第二天又出去行菩薩道了。行菩薩道，就遇到一個人，這個人呢，在路上一邊走路一邊哭，痛哭流涕的，啊，他細看看，這個人不是發狂，他要發狂的人，他會哭哭，又笑笑；笑笑，又哭一哭；那麼他不是發狂啊，只是哭，沒有笑！

啊，他就問他，說，你有什麼困難的問題，你可以告訴我嗎！你不需要這麼悲哀呀，這麼痛苦啊！這個哭這個人，說我這個問題你不能問的，你也管不了我這個問題！舍利弗說，或者我若能管呢！你告訴我呀，試一試了！我告訴你也是沒有用的，你不要耽誤我的時間，我現在心裏煩悶的不得了，啊，所以呀，只有哭這一條路！

啊，舍利弗說，我可以幫你的忙，只你能告訴我你的問題，我就可以幫你的忙。這哭的人說，你真想要聽啊？我啊，因為我母親有病，看醫生啊，這個醫生給我開了一個藥方，這個藥方啊，上頭就寫要活人的眼睛一隻，我到所有的藥舖裏去買這個活人的眼睛啊，沒有的賣，這種藥沒有；啊，所有的藥材店裏我都去遍了，那麼也買不著這種藥材，你看，我母親這個病就不會好了，所以我就啊，沒有法子，我就只有哭！我本來想把我自己的眼睛拿出來給我母親治病，但是我又捨不得，這個東西多痛啊！所以我現在一點辦法沒有，只一個辦法就是哭！

舍利弗想一想，咦，他這種的困難問題，我是應該幫助他，我應該行這個菩薩道，啊，他也很孝順的，那麼我呢，行菩薩道，也交一個朋友，這是很好的，這個菩薩道我應該做的。這麼想了或者不會太久，大約有兩分鐘的時間吧，決定了，哎，就這麼做；說，你不要哭了，我布施給你我這個眼睛，我幫助你；這個人說真的嗎？那當然好了，啊，你真捨得你的眼睛給我母親治病？舍利弗說捨得，這個不成問題，我是想要行菩薩道的人。

啊，這個人說，好，那我先向你給你叩個頭了；於是乎就給這個行菩薩道的菩薩叩了一個頭。舍利弗這時候，你說，人頭都給叩了，若不捨這個眼睛是辦不到了；於是乎啊，拿這個刀就把左眼睛就挖出來；挖出，他因為也忍著這個痛就說，好了，你拿回去給你母親治病了！這個人拿起看一看，說，哎！這個眼睛這麼臭，並且也不是這個眼睛，我要的是右眼睛，你這是左眼睛，這沒有用，拿起掉到地下用腳就把這個眼珠子踩破，就給踩破了！

啊！你說這一下子，舍利弗心裏都痛了，心裏都痛起來！以前他忍著這個眼睛痛啊，現在眼睛也痛，心裏也痛，說，唉喲！難怪佛說叫我不要行菩薩道，試一試，這個菩薩道真難行哦！啊，真不容易行！

正在痛的後悔不想行菩薩道了，啊，這個哭的人呢，就笑起來，說，啊，你這個菩薩道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啊，就是有始無終啊，只有，啊，發一個開始的心你可以發，啊，你沒有長遠心，這行菩薩道，行的什麼菩薩道？說完這話，躡身虛空，原來是一個是天人來試驗他；結果這個，他自己的眼睛也沒有丟；啊，但是這個菩薩道完了！所以這就是啊，修行佛因，行菩薩道，就想要成佛；佛道本來不容易成，但是啊，**佛也不告訴人說不容易成**！因為什麼呢？一說不容易成，人人都不敢成了，所以說，成佛很容易，你只要種佛因就得了！啊，這叫啊，**修行佛因**。

### 031、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：(華嚴疏玄談第一門)

**佛成佛呀，不是現在成的，是過去無量劫已經就成佛了**；不過，在這個世界他又來示現呢，這個成佛。怎麼叫示現呢？就是現出這個樣子啊，給我們眾生看，叫眾生啊，好學啊，照這個道路，向這個佛果位上走，所以呢，這初發心時便成正覺。

佛在過去，「**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**」，修了三大阿僧祇劫，在三大阿僧祇劫的裏邊，沒有一念呢，他生過退悔的心；在每一念呢，都是精進；每一念呢，都是向佛道上走。他為求佛道，犧牲自己的生命，那麼來呀，求佛道。好像有一次，在一個生裏邊，他捨身餵虎。這個老虎是最兇惡的獸類，沒有人呢，來想保護這個老虎的，牠也不會呀，受人保護；可是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生中啊，就捨身餵過虎。

他在一個山上修道，修道啊，天就下雪，下了幾天雪就沒有東西吃；這個老虎啊，幾幾乎要餓死；要餓死啊，有一個虎的小孩子這個小虎，那麼這個小虎的母親呢，帶著這個小虎，餓的，啊，走路都很困難，也找不著東西吃。釋迦牟尼佛這個時候看見這種情形，他說，哦，這個虎要餓死了，我現在啊，要發菩薩心，來布施我這個身體給這個虎吃了吧！於是乎啊，把這個衣服包到頭上啊，就跳到這虎的面前呢，就餵虎去。

你看這種精進心，把自己的身體，來呀，餵眾生；所以這個老虎吃了這個肉啊，之後也發菩提心，然後受佛的教化。那麼我們人修行啊，就要學釋迦牟尼佛這種精神，捨身飼虎、割肉餵鷹，把自己的身上的肉，都割下來餵這個鷹。因為這個所以呀，在三大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，都沒有一念生退悔的心。你看，這是啊，佛的偉大的地方，所以呀，他成佛了！

學佛法呢，也就像這個吃飯、穿衣服一樣，你不要怕麻煩，也不要怕說是，啊，天天學佛法，沒有什麼意思！你說做什麼有意思？你把有意思的事情啊，找一找看，什麼事情是有意義的？學佛法，就要了生死；你其它的事情，就是要啊，不了生死。這個了生死的問題，必須要啊，發一種

勇猛精進的心，發菩提心。

### 032、什麼是有：

你說什麼是有的？你看看什麼是有的？說我就是有啊！我這個身體，有五尺多長，又有這麼樣子長短來量就有五、六尺，或者六、七尺；啊，橫著量啊，大約也有三、四尺。有的人呢，橫著也有五、六尺，這沒有一定的。你這個不錯是你，啊，你死的時候還是誰呢？啊，這個五、六尺，六、七尺，和三、四尺，啊，又是誰呀？那時候我就不知道囉？你現在為什麼要知道？你現在若能不知道，那就是最妙了！

人呢，都是一種執著，執著這個身為我有，啊，一切是我的，一切是我所有；這個也是我的，那個也是我的；眼睛一閉上啊，什麼都不是我的！啊，四大分張的時候，地就歸於地大，水就歸於水大，火就歸於火大，風就歸於風大；啊，所以呀，說，「四大皆空，五蘊無我」，色受想行識，也都沒有我的。那時候你怎麼樣子？你想一想看！人若是在活著的時候，你就想是死了，喔！我已經死了，所以現在我在這就是，這是作戲呢！你就沒有執著了。

人都是「遭起，捨不起；死起，修不起」。怎麼叫遭起捨不起呢？若有飛災橫禍，啊，把所有的金銀珠寶都失落了，這時候啊，也就自己呀，勸自己了，說，哦，這是啊，都不是我的，這一些個寶貝呀，不是我的，所以現在才丟了，那麼被人搶去了，他說是，這是他的。在沒搶之前，你若叫他布施出來，捨不得。布施出多，不捨得；少一點布施，也不捨得。

因為我一布施出去，就沒有了，所以捨不得。被人搶去，那時候他說，哦，這我當作布施了！可是雖然當布施，那不能算布施了，那沒有功德。你若真布施，沒有人搶你的時候，你又布施出，那是有功德的。說這功德有多少？無量無邊。啊，你等被人搶去你說你當布施了，我當布施給他；那沒有不單沒有無量無邊，連一分的功德都沒有，那真是不可思議了，因為沒有，你怎麼思議的？

死起，修不起，說你要叫他出家修道了，你修行修行了，哦，不行！我又有爸爸要等著我養，我又有媽媽等著我孝順，這是往好了說；往不好了說，啊，我有小孩子他還沒有長大呢，我現在，本來修道是不錯的，哎，可惜我有兩個小孩子；啊，等他長大了，我才能修行，現在不行；哦，說完了這話沒有五分鐘，得了病了；病了，這無常鬼來說，哦，張先生，要跟著我去見閻羅王爺去了！想要不去，自己也做不得主；啊，就要跟著乖乖的就跟著跑，就也不違抗了，就說，好了好了，去了去了！那麼就到那個地方。這是啊，叫他修行他沒有時間，哦，叫他死的時候也就有時間了。

你看，啊，所以我又說，人呢，「死起，活不起；苦起，修不起」。要死的人，他一天到晚就想，哎，死了好，死了好，死了比活著好！也不穿褲子，也不穿襖，哈哈，你說有多自在！所以你若能以死你都捨得了，何況呢，活著呢！我活著我就當死，不一個樣嘛，有什麼分別呢？沒有什麼分別！怎麼這樣？也沒有生，也沒有死了，你看多妙！就是這麼一轉的期間，就這麼一念之間；你看，就好像反掌之易，但是就不會做。

苦起，修不起：你看他受苦啊，他也沒有什麼問題了，啊，說，我這個命運生來就應該受苦的，啊，受苦的這是我的本份。今天沒有飯吃啊，明天或者就有了，啊，等一等囉，哎，不要緊的，受點苦這人生都是這樣子，不單我受苦，人人都受苦；哦！他看的很清楚的，想的很周到的，啊，

這個邏輯學啊，哲學，啊，他很明白的。你叫他修行，那不行，這修行，唉！太苦了，這個我受不了了，啊，我真沒有辦法修行！啊，你看這個奇怪不奇怪？這叫苦起，修不起；我說，死起，活不起；苦起，修不起。好了不要講了。

那麼每一個人呢，都要看好了自己的家；每一個人呢，都要看好了自己那個門口；你若看不好自己的家，你就會丟東西，和方才說那個遭起，捨不起一個樣的。你若不看好了門口，那妖魔鬼怪就會進來；進來的時候，把你的金銀珠寶啊，無量的珍寶都給你偷去了。啊，把你無論呢，是長生不死的藥啊，是這個，哦，那個法身慧命啊，都給你搶去了，看你怎麼辦？

### 033、口開神氣散，舌動是非生：

前幾天，我已經告訴你們，每一個人呢，都應該看著自己的家！我以後啊，我一觀察這個我講這個話呀，沒有人太懂，以為呀，就看著自己住的那個家，不是！**要看著你自己那個心，你那個自性那個家**。所謂丟金銀珠寶，不是丟外邊的金銀珠寶；丟你自性裏邊呢，那個最要緊那個寶貝！我說了這話呀，我看沒有什麼人懂？

啊，有人稍微懂一點呢，他也不相信這個道理；並且他明明知道啊，這個是對，他還不相信！你說奇怪不奇怪？守著自己這個門口，什麼叫門口？就是你自己那個口！你自己那個口，要守口如瓶。「**口開神氣散，舌動是非生**」，你這口一開呀，你所修的那個神氣已經都散了。說，那你天天講經！我這講經啊，這個散，比你那散的更多；不過我這是說法，這是啊，**講經說法，就是散了也有價值**。你若不是講經說法，盡講是、講非，那就啊，啊，一樣講話，可是你講啊，就有罪過；**我講呢，就有功德；雖然散了這個神氣，啊，可是我又回來有這法氣，這一口法氣充滿天地！**你看，所以你要守著你自己的門口，就是你呀，不要開口。

舌動是非生，你這舌頭一說話，這就有是、有非的。所以在這個道場裏邊，人人呢，都要自己把自己呀，用那光照一照，用你自己的智慧光啊，照一照；菩提光照一照；這個菩提燈，你說我這個菩提燈是熄了？是點著了？要問一問！那麼講出來，有人明白，也變成不明白；有人不明白，哎，更不明白。

那麼今天再說深了一點，你們以後我告訴你們，趕快要變，若不變，就要換了；不變就要換了，因為這個世界是這樣子，你不變就要換。你詳細研究研究這個「**不變就要換**」是什麼道理？我現在還不把它說明白，這個不能說明白，說明白就沒有法子換！

### 034、韋馱菩薩：

這個護法韋馱啊，講經講這麼多這麼長的時間，有的人呢，或者會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？那麼這韋馱兩個字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呢，叫「明智」，又叫「明利」（明，就是明白的明；智，就智慧的智；明利，也是明白的明，利益的利；不是人名字的那個名，利益的利，是明白的明）；要明白這個利益。是誰呢？是韋馱菩薩，他明白利益眾生，他有智慧，有很聰明的來利益，聰明有智慧來呀，護持佛教；不是很愚癡的，啊，做的事情，啊，顛顛倒倒的，啊，學了，學佛法學了很久了，啊，我還那麼顛倒。這韋馱菩薩他七世是童子身，所以發願做護法韋馱。

### 035、太平盛世：

那麼在這個太平盛世，「**五日一風，十日一雨**」，五天呢，颳一次風；十天呢，下一次雨。「**風不**

鳴條，雨不破塊」，這個堯舜的時代，是這樣子。什麼叫風不鳴條呢？那颶風啊，不會把那個樹颶的響了；那樹上有條子啊，不會啊，出聲音；雨不破塊，這個下的雨呀，有那個土塊在地下，不會呀，因為下雨把這個土，土塊呀，打壞了，所以呀，這叫風不鳴條，雨不破塊。

那麼古人又有一首詩啊，形容說這個南宋啊，臨安那個時候，說是啊，「山外青山樓外樓」，說這個山外呀，又有青山，山邊山；樓外樓，說這個地方這個樓啊，也接接連連的，那麼造的都很莊嚴的。

「西湖歌舞幾時休」，這個人在西湖那啊，唱歌跳舞，在那啊，喝酒，吃雪糕，沒有喝咖啡的，因為那時候在中國還沒有咖啡，這咖啡這是最近的才有；那時後在宋朝的時候啊，啊，歌舞幾時休，在那啊，人在那玩呢，沒有停止的時候，幾時休。

「暖風薰得遊人醉」，暖風啊，這很和暖的這個風，把人吹的就像喝醉酒了似的，都把人吹的醉了；這也就形容啊，這個氣候也好，這個環境也好，這個人呢，也都非常的舒服自在，在那個地方。

「只把杭州作卞州」，啊，這時候啊，的人呢，以為杭州啊，就是東晉卞梁了；宋朝啊，建都這個卞梁東晉，那麼以為杭州啊，就是東晉卞梁城了，啊，迷了，這說清楚了，就是迷了，人都迷了，樂不思俗了；講劉備，樂不思俗，在東吳那個地方，啊，快樂的連自己的西蜀的這個國家也都忘了，他樂不思俗。

### 036、薄伽梵六意：

我今天呢，稍微把這個六意呀，稍微講一講。這個自在，怎麼叫自在呢？自在就是沒有妄想；你妄想啊，就不自在了，就跑了，自就不在了，自就跑了。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你打什麼妄想，就跑到什麼地方去。你打吃的妄想啊，啊，麵包牛油啊，噫！他就跑到麵包牛油那去了。

你打穿的妄想啊，啊，花花綠綠的，像那個小鳥啊，啊，穿的那一身花衣服，啊，就跑到那個衣服那妄想去了，就不自在了，你一有妄想就不自在。你打睡的妄想啊，也不自在了。就是你念動，就不自在，念止，就是自在，所以說，「念動就百事有，念止萬事無」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你念止了，就自在；念動了，就不自在。

「心止念絕是真富貴」，你心裡呀，什麼妄想都止住了。「私慾斷盡是真福田」，你什麼私慾也沒有了，什麼也不貪了；也不向內求，也不向外求；你向內求，你有所求，求不到也是苦；你向外求，有所求，求不到啊，啊，也是啊，苦，就有苦了。

所以呀，有苦的人呢，這都不是富貴，凡是有苦的人都是窮人，都有貪心才有苦；沒有貪心了，「到無求處便無憂」，什麼也不貪了，還憂愁什麼？為什麼很多憂愁呢？就因為有貪心，沒有貪心，什麼也不憂愁；所以說，到無求處便無憂，你無所求就是沒有貪了，沒有貪就沒憂愁了。

你貪，好像啊，貪我吃好的這是貪，貪要住個好的地方都是貪，啊，貪我睡一個好的床這是貪，你這一貪了要是得不到就憂愁了，就煩惱了；有煩惱這就是啊，苦了。你們有這個經驗，沒有這個經驗，我不知道？

譬如你著急，貪求一個什麼事情啊，著急的不得了，不要說旁的，就這口啊，也苦的不得了了；口裏頭啊，哦！就像吃火炭那麼難受，啊，這就啊，用功也用不好了，所以說，心止念絕是真富貴，私慾斷盡是真福田，這兩句話啊，這是你若是真明白了，這就是受用無窮無盡的，你一生都受用不盡，你要真到無求處便無憂。

說是這麼說，哈！那個貪心總是不停止的，所以呀，這個憂愁總是有的；又怕這個，又怕那個，啊！這都是啊，「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」，這都是不自在了。佛呢，什麼妄想也沒有，什麼雜念也不生，這是一個意思。

**熾盛**，這個熾啊，就是好像那火在那著著，著的很茂盛，很盛，著的那火呀，哦！也有一種光明；有一種光明，那光明啊，把這所有的黑暗都破了，也就是啊，你這有了智慧光明了，把你所有愚痴的煩惱都給破了，無明都給破了，這熾盛。你要是啊，什麼事情也不懂，也不知道，那就是無明，那就是黑暗，你什麼事情來了，就明白了，明瞭了，照了了，啊，不被這個事所迷，這就是熾盛。

還有一個**端嚴**，這個端呢，就是端正，正，就是不偏，你坐到這個地方，端嚴正坐，坐的正正當當的，也不向前這麼扶，也不這樣子，這樣叫不端正了；也不像這樣子，哦！向後仰，這樣子也是不端正了；也不向左彎，這麼樣子，哦！要掉了，你看，要這個垮台了，啊，這就不正了；向右，你若啊，這麼樣，這也是不正了，這不端正了。這個端呢，就是個正，但是底下還有嚴字；啊，這個嚴呢，怎麼叫嚴呢？嚴就是啊，時時刻刻也不馬馬虎虎的，不舒服，不放逸，不隨隨便便的，不是我坐那個地方，啊，往後邊那一靠就，這前面頭一低，這麼就睡著了。

像那果臥似的，啊，坐那包著毯子，啊，我每天晚間看見他都在那睡覺；每一天我講經，我都看他在那睡覺；啊，他在這啊，因為那也不冷，他若冷一點也睡不著了；他又不冷，包住那個毯子，啊，蓋的那麼多東西，所以他坐到地下，就那麼頭一縮縮就睡著了，這就不端嚴了，不嚴了，「**利己不嚴**」這叫。

利己不嚴呢，就是對自己，原諒自己；自己不對了，說，喔，沒關係，這個不要緊的，不要緊；自己就給自己呀，講理由，啊，因為，為什麼睡著了？啊，我睡的，睡覺不夠睡，晚上沒有睡夠覺，我白天做工也做太多了，哦，這個這是在這聽聽經睡睡覺，這沒有，不要緊的，反正這個法師也沒看見我；啊！你看，自己就給自己呀，這個打圓場，自己給自己講道理，啊，又自己呀，騙自己，又是在那騙法師，騙師父。

這個想到這個道理不錯吧！啊，這就叫不嚴了；嚴了，等啊，所以你們兩個人都把這個嚴丟了，一定是馬馬虎虎的，一定是啊，不注意。你若注意，我講的什麼你一定不會錯了，不會不記得，你們這個六意之中，講了，講出來，一個意就講錯了，所以呀，這個我這個考驗呢，這考試啊，隨時隨地都會考的，隨時隨地你考不上呢，嗯，這就少一點分數，端嚴。

自在、端嚴、熾盛，講了，馬馬虎虎講了三個了。還有個**名稱**，這名啊，稱；名，就是名譽；稱呢，就是稱讚，稱某；這個名啊，不是求來的，不是啊，那個沽名釣譽，我呀，故意呀，討好人，令人呢，讚嘆我，啊，好像這個果修前幾天不說他，故意去搬木頭，給這個學生來生嗚呼，為什

麼呢？就想要叫學生說他一個好名。

啊，你看他真是啊，那麼勤呢，那麼對人那麼好啊，就想買一個名；要不是為的買這個名啊，那要真是，給人做事，給人服務，像不知道似的；我做這個事，我就是做，我不管誰知道我，不知道我；不是在做表面的工作，叫人看的見的，叫人家也知道了，給人家看的；那個做什麼事情，要給自己做，我自己問心無愧，不要這樣做，我不管旁人對我好不好，這才算呢！那你那個得到那個好的名譽了，那不是你用那種心機去啊，求來的那個名，那才是真的呢！

好像佛，啊，他不是說，我坐到雪山打坐，叫旁人說，喂喂！你看看我，啊，你還真是老修行啊，在那個地方，啊，那麼用功啊，修道啊，不是為這個；所以呀，他真是無所求於人了，所幫助其他人，也不需要其他人感謝自己，來對自己說一句好話，不是為的這個。這要**真名不是求來的**，你用心去求名啊，那不是真的，那都是假的，那都還是在那搞名搞利呢！

說，哦，我故意現一個老修行相，那麼他看見我了，就供養我，送給我，供養我衣服啊，飲食啊，臥具呀，湯藥啊，啊！這我就得其所哉了，這不是真的，這都是啊，你用這個虛偽的心來掛假招牌呀，所得到的都是假的，你所賣的貨物啊，也都是假的；真的，你不需要那麼樣子，就是實實在在去做去，絲毫頭髮那麼多的這個夾雜的心也沒有，就是要往真了做，往實在了做，絕對呀，不是圖虛名，好假好，叫人讚嘆我一聲，不為的這個。

讚嘆你一聲又怎麼樣？讚嘆你，你抱著那個假名假好，啊！死了，閻王爺到那，閻王爺說你抱著什麼？什麼也沒有？抱這個虛名假好，死了，到閻王爺那才知道，沒有用了。所以呀，這個名稱，名稱啊，是要**名者，實至實也**，那個名啊，是真實的一個賓客，它不是真的，你要有真的，你不求名，這個名也來了，你也不能存，就是這個心也不能存，說，哦！我不求名啊，名自然來了，那還是求名呢！你還要那個名來了嘛！還是在那搞名搞利呢！

那麼怎麼樣呢？我們做什麼事情就要啊，盡自己的本分，不管人對我怎麼樣評價，我是要往真了做，所以呀，啊，這個這樣子，你所得到的結果，都會啊，是正確的。

**吉祥**，你若想要得到吉祥，就要沒有脾氣；你有脾氣，就是不吉祥了；凡是有脾氣的人，那不是真吉祥；真吉祥，就像菩薩似的，時時啊，都很慈祥的，很快樂的，沒有脾氣，對誰也不發脾氣，這吉祥。

**尊貴**，這個尊貴呀，你所行所做，就要啊，往真了做，不要做沒有價值的事情。什麼叫沒有價值的事情？不是真的事情，都是沒有價值的，要往真了做，這是啊，尊貴。

這個薄伽梵呢，它具足這六種的意思，這六個意思，你們想一想，都是啊，很平常的，並不是什麼很神奇的，都是啊，就是老老實實去實行，躬行實踐，做真了事，不盡掛假面具，去騙人去，這是這薄伽梵的六意呀，簡單的，很淺顯的來解釋。無論什麼經典，你解釋這個經的意思，都應該呀，實用，合用，能啊，日用倫常，我們行住坐臥都可以用的著的。

這個六意，也是我們一天呢，所行所作都可以用的著的，不要啊，好高騖遠，聽的，好像人家講的，那麼辭句美麗一點，啊，就認為那是好了，不是的；這個都無論經典呢，是咒義，你明白就

要去做去，你再美麗，不合用，也沒有用的。

### 037、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：(華嚴玄談第一門)

在《論語》上也說，說，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人呢，能弘這個法，不是法弘這個人，他那說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說人呢，能弘揚這個聖道，不是聖道啊，來弘揚這個人。這也就說，人能弘揚佛法，不是佛法來弘揚人。

不是佛法說，啊，某某人呢，他很大的，哦，頭頂天，腳指地；哦！胳膊一伸，就伸到太陽那地方去，啊，可以把月光給摘下，不是這樣！要人來弘揚佛法，不是啊，佛法來弘揚人。人，可以支配一切；一切，不能來支配人；也可以說一切來支配人，啊，但是這個人呢，是個死物了，不是活動的；啊，被環境來支配，這變成一個死的動物，不是活的動物了。

你們各位想一想，你若不能啊，轉這個環境，你就是啊，一個死的活人；你若是能轉變這個環境，就是活的一個死人。活的死人，死的活人，這個意思啊，在表面上看來，是一樣的；但是你細一研究啊，不是一樣的。所以呀，說啊，弘之由人呢！這法是要人來弘揚的。

你們各位學佛法，就要弘揚佛法，不是學佛法來吃佛法。學佛法要把它吐出來，不是吃到肚裏頭去，就把肚子吃飽了，啊，甚至於爭著把肚子都撐爆了，那沒有用的，那只能死了。能把它學，學佛法，「吃」到肚裏頭又「吐」出來；「吐出來」，就是弘揚佛法！現在你們都懂了嗎？

哎，所以這個佛法不是就吃吃吃吃，哦，吃的撐死的；等到死的時候，還一點佛法也沒有弘揚，這有什麼用呢？不要做一個啞羊僧！所以我在美國這弘揚佛法，教你們每一個人都會說法，每一個人都會「吃法」，每一個人又都會「吐法」，這個是變化無窮的。你看，你要光會吃，吃完了又屙出去，那沒有用；還要吐出來！像那個誌公祖師吃鴿子似的，啊，吃了還要吐出。這有這麼多鴿子，你看，你們誰願意吃都可以吃啊，但是吃完了要吐出來才可以；吐不出來，你就先不要吃！

我告訴你們今天啊！說幾句玄妙令人不相信的話！今天這鴿子啊，有你們過去七世的父母，啊，無量劫的祖先，都在這做鴿子了，今天你們來放生，啊，他啊，也歡喜，你們也盡孝道，我對旁人說，他或者不相信，對你說，你一定會相信的，是不是啊！因為你明白這個道理了。

那麼你自己超渡你自己的祖先呢，父母；你不要以為是他的，你們各人也都有份呢！今天，啊，誰都有關係的，湊到一起都有關係的。啊，說這個法我才不相信呢！你等相信的時候你也作鴿子了！

「下文云」：這個疏文呢，和這個經文呢，都說，說啊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」：這個佛法呀，必須要有人說，不論他說的好，說的不好，只要有人說就好。你若說的好，你不說也不好；說的不好，你若說也好；你看，妙就在這個地方！你說的不好，啊，你能說，就好的；你說的好，你若不說，那也就是不好；誰知道你呀？你不說。

所以說，佛法無人說，佛法也沒有人說。雖慧莫能了，雖然你有大智慧，你也不明白。為什麼呢？啊，這裏邊是奧妙無窮的，重重無盡的；尤其這《華嚴經》，啊，重重無盡這個道理，若沒有人

講啊，那你絕對不明白。

這個偈頌前面還有兩句，說是啊，「譬如暗中寶，無燈不能見」，好像啊，在暗室裏頭有寶貝，最值錢的這個寶貝；無燈莫能見，你若沒有燈了，看不見的。佛法無人說，誰說佛法，誰就是燈！啊，你說佛法，你就是法燈；他說佛法，他就是法燈。啊，這個法燈，照耀這個暗室，就把你寶貝得到了。你心裡頭啊，暗室，什麼？就是你心裏，那個無明就是暗室；你心裡頭啊，有那無價寶，有智慧，那個智慧就是無價寶。你把這個有燈點上了，把無明照破了，就得到你本有的智慧了。所以呀，啊，這就是這幾句經文。

譬如暗中寶，無燈不可見；佛法無人說，雖慧莫能了；你雖然有智慧，也不明白。現在你們各位學佛法，方才我講話，你們明白了，又要去做燈去了！

### 038、萬松老人：

那個元朝的這個湛然居士，就是耶律楚材；耶律楚材是元朝的丞相；他也常常寫詩，他的師父是叫萬松老人。萬松老人他說，「西天三步遠，東海一杯深」，這都是對聯。你看西天，三步遠，三步這麼遠，走三步就到西天了；你看看，他這走的快不快？十萬億佛土，他三步就到，他說西天三步遠。東海，那個海是很大，他說東海一杯深，就有我這麼一個酒杯那麼深；啊，你看，東海一杯深。

那麼所以這都是啊，說這個遠不礙近，近不礙遠；大不礙小，小不礙大；這說的這個境界，這是耶律楚材。耶律楚材很有學問的一個人，他叫湛然居士(湛然，就是妙湛那個湛)，湛然居士；他有一本叫湛然居士文抄，我在香港有那個；你們這次，上次去香港也沒有帶回來。

### 039、知音，鍾子期俞伯牙：

那麼「子期云喪」：哈！今天呢，這是很妙！今天就講這個人彈琴的，所以呢，這一定有知音。知音，說，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音」，彼此啊，大家是好朋友，貴相知音，知道啊，這個聲音，你的聲音發出來，不一定要講話，那麼有人就知道，這叫知音。譬如你哭起來，我知道啊，啊，你是有悲哀的事情，這我是你的知音；誰若哭啊，我知道他有悲哀的事情。

或者也有的時候會有歡喜哭出眼淚的，歡喜，樂極生悲了，這也不一定。那麼或者你若笑啊，這一定就是啊，歡喜；但是有的時候發起狂來了，啊，他發脾氣也會笑，就因為他發狂。所以這又要啊，有智慧，才能認識，才能知音。

這個「子期」：子期呀，是鍾子期；這個鍾子期啊，是個幹什麼的呢？是個斬柴，是個樵夫，在山上斬柴。啊，就是好像六祖啊，去斬柴賣啊！這鍾子期也是做這個的。但是他有一種特長，特別的本領，什麼呢？就是會聽音樂。會聽音樂，你無論你誰奏什麼音樂，你是奏什麼音樂，他都知道，他一聽就知道你什麼曲子啊，你彈的是什麼歌，他知道，知道這個音樂。

這個「伯牙」：伯牙，是俞伯牙，這俞伯牙啊，是一個做官的；做官的，可是歡喜音樂，他走到什麼地方都帶著一個琴，他這個琴呢，大約是當時來講啊，是一個很苦老的琴！很值錢的琴！這個琴呢，他時刻都要帶到身邊；到什麼地方去旅行啊，啊，度假，都是帶著這個琴，隨著他走。

那麼有一次啊，他就帶著這個琴去到泰山那個地方；到泰山那個地方啊，遇到下大雨了；下大雨啊，他就在那彈琴。他這一彈琴呢，他心裏想啊，高山，彈這高山的曲子！那麼鍾子期就那時候也偏偏到那地方了；他彈完了，鍾子期就說了，說，巍巍兮若泰山！

那麼伯牙這又彈，也不說什麼，也不講什麼就又彈琴，彈呢，彈的什麼呢？彈的流水，這個水流的那個樣子，他彈琴呢，代表這個流水！啊，彈完了，鍾子期又說了，說，洋洋兮若流水！洋洋兮若流水，好像流水似的。這個俞伯牙，啊，這個人，是我一個知音！

於是乎又彈這個調子啊，一種悲哀的音聲；跟這個鍾子期又說了，說，淒淒兮若哭泣！這個彈的太淒涼了，太淒涼了，啊，淒淒兮若哭泣，好像哭了似的。他又彈笑；他又說，哈哈兮若歡笑！所以他無論彈什麼音聲，他就知道。俞伯牙就高興，說，啊，你真是我的真正知音！

於是乎兩個人呢，就結拜做兄弟，大家約會啊，說明年呢，在這再見！因為今年呢，這個時間很忙迫，明年呢，這個俞伯牙預備多一點時間到這個泰山之陰，泰山的後邊，和這個鍾子期再來研究這個彈琴的這個道理。

可是第二年，俞伯牙又來彈琴到這，啊，左彈，這個鍾子期也不來；右彈，鍾子期也不來；那麼彈來彈去的，正著用這個琴音來叫這個鍾子期呢，啊，鍾子期的媽媽來了！來了，說，你在這彈琴你是姓俞，叫俞伯牙吧！他說，是啊！她說，唉！我的兒子啊，鍾子期已經死了！他和妳結拜兄弟啊，他臨死的時候告訴我，說今天呢，有一個俞伯牙，他的結拜的哥哥，要在這找他；叫我來告訴你一聲阿，你不要等他了，他已經死了！那個墳呢，在你旁邊這埋著，那個新墳呢，就是他的墳。

啊！俞伯牙一聽，哦，真哭起來！哭完了，把這個古琴呢，把這個最值錢的這個琴拿起就摔！再以後也就不彈琴了。為什麼呢？沒有人會聽他彈了，他彈也沒用，沒有用了，沒有知音了，所以把這個捨不得這個琴呢，他也摔了，這叫俞伯牙摔琴謝知音！

所以說「子期云喪」：子期啊，他聽說子期死了；喪，就是喪亡了；啊，這個「伯牙輟絃」：輟，就停止了，就是停止啊，不再彈琴了；不再啊，來用這個最捨不得這個琴了，所以就把它摔了；摔了，以後就不彈琴了。所以說，「蓋鍾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，何哉」，為什麼呢？伯牙終身以後，他啊，有生之年，就不再彈琴了。

#### 040\_上人的姓名：

好像我，說，這個安慈是我的名字，這個度輪是我的字，那麼這個宣化呢，又是接法的一個法名！

#### 041\_佛法要實用：

今天和觀眾說一說這個楞嚴咒。楞嚴咒啊，它是降伏天魔，制諸外道一個最有功力的一個咒文；在這個咒文裏頭啊，這個楞嚴咒也是一個最長的。這一個楞嚴咒啊，在佛教裡有個名詞叫楞半年！就是天天念呢，天天念，都要念半年呢，才能背得出！

那麼念楞嚴咒有什麼好處呢？念楞嚴咒啊，是增加你的智慧，增加你的善根，增加你的福慧，增加你的這種力量。楞嚴咒，它既然是降伏天魔，制諸外道，也是一個破這個蠱毒啊，一個最好的

咒。因為阿難呢，當初遇到黃髮外道，摩登伽女，用這個先梵天咒啊，來迷，把他的本性都迷了。

那麼佛教文殊菩薩用這個楞嚴咒去，就把他救回來。救回來，所以這個楞嚴咒啊，你就一般世俗人所謂降頭啊，這個能破這個將頭這個法門。在南洋一帶都有落降頭啊，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。你若常念楞嚴咒啊，這個降頭那個法啊，就沒有功效了，可是你要會用的。

世間呢，有人念楞嚴咒，有一個人念楞嚴咒，這些個妖魔鬼怪呀，他不敢公然呢，出現於世。若等一個人都沒有念楞嚴咒了，這個滿世間呢，這個妖魔鬼怪都要都要出來了！都要啊，興風作浪啊，來危害世人了。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呢，要努力學習楞嚴咒。

這個楞嚴咒，你能念楞嚴咒啊，不管它成就怎麼樣？你會楞嚴咒，在七生之中啊，都是有大勢力的；七生之中啊，都是沒有啊，貧窮困苦啊，一切的災難呢，都沒有。所以又有人說啊，讀楞嚴咒，七世都可以做這個員外；員外呀，就是富翁。我們在佛教裡當然呢，不要希望作富翁，因為啊，富貴學道難，你到有富貴的在你的身邊了，你就不容易修行了，所以說，貧窮布施難，富貴學道難。

我們若是真想要為佛教做事情，而為自己修道，不要貪求富貴，不要啊，爭，不要貪，不要有所求，不要自私，不要自利，也不要打妄語，這麼樣子呢，在這個很平實的地方來用功夫，就是啊，真正的佛法！真正的佛法呀，不是怎麼要玄妙法，就是怎麼樣實用，你一天沒有煩惱，那就是佛法對你的好處，

祝各位晚安。

#### 042\_西施：

本名失傳，春秋越國，苧蘿山下，為浣紗女。天資聰慧，身材窈窕，弱不禁風。有國色天香之姿，傾國傾城之態。此時，吳越相爭，越國敗，越王勾踐，臥薪嘗膽，不忘復國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。選西施及鄭旦為間諜，訓練三年，獻於吳王夫差。西施以優美與舞藝，惑吳王不理國事。伍子胥苦諫，夫差不納。忠言逆耳，吳數年後，吳被越滅，吳王無顏見黃泉忠臣，掩面自盡。西施完成任務後，遂與范蠡同泛五湖，范易名為陶朱公。

評曰

女人禍水	傾國傾城	絕色天香	昏者不明
吳王夫差	忠諫弗聽	西施任畢	隱居湖濱

又說偈曰

忠心耿耿伍子胥 輔佐非主被斬軀 自古直言常逆耳 而今佞語善投機  
造物弄人真可笑 顛倒萬類更愚癡 黑白是非難窮盡 冷眼旁觀世間棋

這個西施啊，是春秋戰國時候的一個人，他生在呀，那個苧蘿山的下邊，她的工作呢，就是浣洗這個織布的紗。「天資聰慧，身材窈窕」：這個女孩子，天資非常的聰明。那麼她的容貌啊，也生的非常端正。那麼可以說是啊，常常是一個病美人的樣子，「弱不禁風」。她有這個把國家也傾覆了，把這個城池也傾覆了，有這種的能力。她也啊，生的比這個國色天香，這個花，那麼吸引人。

在這個時候啊，正是吳越戰爭的時候；吳越戰爭的時候啊，這個越王勾踐就打敗仗了，被這個吳王夫差給俘虜去了。俘虜去啊，「越王勾踐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就忍辱負重，唯命是從！所以感化的這個吳王夫差，很相信他，就把他放回去。

放回去了，這越王勾踐呢，就想要重整啊，國威！再啊，在振啊，山河！和這個吳國呀，決一死戰。可是他啊，力量薄弱，於是乎啊，就養精蓄銳！養精蓄銳啊，就在國家，「十年生聚」：就十年呢，來盡量啊，教育老百姓生育；生育，就有了兵了，有了兵源了，所以呀，他又用十年的功夫，「訓練」：訓練這個軍隊。

那麼在這時候啊，越王勾踐，和這個士卒啊，同甘同苦，「臥薪嘗膽」：臥薪，就是常常啊，睡覺在那個柴草上睡覺，也沒有床鋪，也沒有什麼。這就是啊，要記得自己呀，以前不好好做，所以把國家就失了。那麼現在復國呀，所以呀，要吃點苦頭。所以嘗膽呢，也就是盡量啊，受苦！盡量啊，不享受！以這個實行啊，來感化軍隊。

這時候啊，他又選出來這個西施，和這個鄭旦，來給他做間諜，受這個訓練。訓練了，完了之後，就把她獻給這個吳王夫差。那麼就叫她到那個邊去啊，來擾亂吳王夫差的這個江山。所以她的，啊，能歌善舞，對這個舞的藝術，她是有獨到的地方。

那麼吳王夫差，看見她這種的美妙的這種藝術啊，這種舞蹈的藝術啊，就迷了。所以迷了，他也不理國家的大事了。在這時候啊，就只知道啊，飲酒，啊，聽歌，那麼旁的事情什麼都不顧了。

在這時伍子胥啊，就對吳王啊，夫差說，說這女人呢，是國家的一個不祥的東西，不應該呀，沉溺到這個裏頭，應該啊，善理國政。那麼吳王夫差，就啊，把這個伍子胥反而給叫他自盡了！

那麼這時候，越王勾踐，整軍軍武，那麼又來伐這個吳，就把吳王啊，夫差給困住了。吳王夫差這個兵敗了，也因為覺得自己也沒有臉面呢，見人了，於是乎嘛，就掩面，把面蒙上了，自己也自殺了。這是這昏君的結果。那麼說這個他沒有顏面見這個黃泉，黃泉呢，剛才有人說，啊，是地府，不是地府。

這黃泉，言其人死了，在這個走那條路啊，那個水都是黃的，地下那個水呀，也是黃的，湖也是黃的，一切一切都黃的，所以叫「黃泉」。黃色的泉源，我們到那個地方也沒有日、月、星、燈的光明，啊，就那黑黑暗暗的，所以叫黃泉。也就是啊，在這個地裏挖下去盡水那個地方，叫黃泉。因為挖下去這個泥土啊，都是黃色的，黃色的土，下邊那個水呀，也都是黃色的，所以這叫黃泉。

吳王夫差自己自盡那麼死了，吳國亡了！西施啊，她的任務也啊，完成了之後，她就和這個范蠡，泛舟到這個五湖，就是啊，這個洞庭湖那個地方。那麼范蠡嘛，以後改名字叫陶朱公，他隱姓埋名啊，做一個商人，在那個太湖那個地方，太湖那個地方。

這評啊，說女人是禍水，「女人禍水」：那麼有一些個女同志啊，就覺得不公平了！就說男人呢，是禍的火。這個禍的水也好，禍的火也好，總而言之啊，這個人，不要生的太漂亮了；生的太漂亮啊，這不是妖怪轉的世，就是啊，邪魔再生，所以呀，她總有一股妖裏妖氣的，把這個世界人

類呀，都迷的顛顛倒倒的！

人這個相貌生的好啊，這是一個最不幸的事情。無論男的女的，相貌生的若是有一股邪氣呀，有一股這個像狐狸精那個樣子，男的的女的都是不好的，啊，惹了很多麻煩，到處啊，都很多不如意的事情。

可是雖然這麼說，但是人還願意呀，喜歡漂亮，喜歡呢，啊，邪裏邪氣的這樣子。所以有的時候迷於這個色，男的就迷於女的色，女的就迷於男的色，都因為啊，這個生的有一股狐狸精的樣子；有男狐狸精，有女狐狸精；男的狐狸精，就把女的給迷住了；女的狐狸精，又把男的給迷住了。

這個世界就互相啊，哎，這個迷惑的。所以說，女人禍水；也可以說是男人也是禍水；講啊，我們這麼講，要不這樣，一些個女人都給生氣了！

「傾國傾城啊」：他既然能把國家給敗壞了，又能把這個城市也給破了。那麼這個傾國，就把國家江山給敗壞了；傾城，那個城市也保不住了。

我們這個好像這個西施，「絕色天香」：像那個花朵那樣子。「昏者不明」：這昏者呀，就是一個貪色的一個人呢，不論男的女的都不明白這個道理。

那麼現在舉出一個例子，「吳王夫差呀」：吳王啊，這個夫差，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。「忠諫弗聽」：伍子胥向他進諫呢，他也不聽，不聽伍子胥的話。「西施任畢呀」：西施她的責任完了，啊，也就隨著那個范蠡呀，隱居到那個五湖那個地方去了，所以「隱居湖濱」。

又說偈曰：

「忠心耿耿伍子胥，輔佐非主被斬軀」：伍子胥啊，是一個很忠心的一個臣子。可是啊，他所遇到的君王啊，是一個愚癡的人。所以他啊，盡上他忠心了，被他這個主人就把他給弄死了。

「自古直言常逆耳啊」：從古以來呀，這個直言的人呢，啊，那麼所聽的這個對方啊，聽的這個人呢，總覺得不高興！「而今佞語善投機呀」：所以就因為這個，這一般的奸臣呢，一般的這個投機取巧啊，想要啊，拍馬屁這些個人呢，啊，就佞語，他盡打妄語，盡撿這個好聽的說，來說，善於投機。

「造物弄人真可笑啊」：這個天主啊，造出這個一切的萬物啊，啊，好像就戲弄人似的，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。有的時候，啊，善人呢，啊，也受惡報；有的時候，惡人呢，又得善果。

#### 043\_曹娥：

東漢安帝時人，生於浙江上虞。母早逝，父擅長音律，能歌善舞，父女相依為命。曹娥十四歲時，端陽佳節，舉行迎伍君大會。其父乘船接神，大風狂起，驚濤駭浪，不幸溺死。曹娥突失依怙，痛不欲生，每日沿江號泣，希父再生。如是呼喚，已逾十七日，不見父體，乃祈禱蒼天，指示父屍所在。於是脫衣父溺處，衣隨水流，衣止下沉，曹娥投江。歷五日，抱父屍浮出，面目如生。縣令立碑建廟，褒揚孝女懿行，號江為曹娥江，村為曹娥村，在寧波之東。

讚曰

天地正義  
精神專一

唯孝與忠  
無所不通

人心向上  
至念真誠

守法奉公  
翠竹青松

又說偈曰

精誠所致金石開 號泣江邊去復來 日夜徘徊憑一念 時刻祈求縱百哀  
曹娥投江尋死父 官民紀念旌(ㄩ一ㄥ)女孩流芳千古好榜樣 坤道模範人永懷

我們大家啊，來共同研究這個出世法，和世間法，所以呀，在這個水鏡回天錄，是與褒貶別善惡，舉出來啊，這個可欽可敬的人，我們要效法；這個可貶可誅的人，我們要啊，戒除他這種惡習。

那麼我們天天呢，來研究修行這佛法的，果摩呀，是個最好的學生，也是最好的一個榜樣，也是好榜樣。為什麼呢？她也不懂中文，也不認識那麼多中文字，居然呢，就敢出來講。那麼人人要都有這種精神，那我們這個一定會人人呢，都會有所成就。

以後希望大家都把這個假相打開，來啊，共同啊，發揮。你要是會的，就可以做一種法的布施；不會的，又可以做一種啊，啊，這個法的練習。那麼這樣啊，一定會有進步的。

現在講這個曹娥，這個曹娥啊，是個寂寂無名的女孩子，不過她的行為啊，是通天徹地的。她的這種孝行可風啊，是值得人紀念的。古人說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；孝悌也者，其為人之本歟」。所以她能啊，存心，這個孝念，也就感動天地，到雖死，也把她父親的屍首啊，尋找出來。這是啊，可以說是精誠所感。

她是在啊，東漢那個時候，安帝時候的人。她是浙江啊，上虞縣的人。她母親呢，很早就死了。她的父親呢，這「擅長音律」：就是對音樂啊，很喜歡的，所以就「能歌善舞」。

那麼她啊，這個曹娥和她父親啊，就相依為命，父女啊，這個過生活。有一年呢，遇到這個端陽佳節這個時候，大家舉行啊，這個迎神的法會。迎接誰呢？就迎接這伍子胥。曹娥她父親呢，就坐著船呢，來接神！果然他這一接神呢，沒有把神接來呀，他被神接去了！

被神給接到江裏去了，大約伍子胥也太寂寞了，沒有啊，人服侍他，所以他找一個能歌善舞的這麼一個人呢，去給他唱唱歌，跳跳舞之類的。所以果然呢，就顯了靈了！顯了靈了，就風狂大起！把她父親呢，的船就翻了，就淹死到江裏頭。

這個曹娥，突然間，啊，小的時候就把母親喪了，十四歲的時候嘛，父親也被神給接去了。這個神呢，不是天主，是這個伍子胥給接去。接去了，她就啊，也不願意活著了，就啊，順著那江邊上哭！用她這個誠心呢，來感召！希望他父親呢，能再生，能再活過來。

那哭了十七天，也沒有什麼反應，她父親呢，也充而不聞，也沒有回來。所以她就啊，祈禱啊，這個蒼天，指示她父親的屍首所在處！於是乎嘛，就把衣服丟到她父親呢，所溺的那個地方，那衣服啊，就在這個江上飄流；等流到一個地方啊，這個衣就不往前再飄流了，就沉到江裏去。

沉到江裏，曹娥在這個時候啊，啊，就跳到江裏去找她父親的屍首；經過呀，有五天那麼長的時

間，她呀，果然就抱著他父親的屍首啊，就浮出那個江面了。她面目啊，像活著一樣。

這時候啊，地方的縣官呢，覺得她這種啊，孝心可風！於是乎啊，就給她立碑，造廟來紀念她，來呀，獎勵褒揚她這個孝女懿行。於是乎嘛，就改這個江的名字啊，叫曹娥江。以前叫舜江，那麼現在改叫曹娥江。那一條村呢，也叫曹娥村了，這個地方是在寧波的東邊。

「天地正義，唯孝與忠」：天地的正義呀，就是孝，和這個忠這兩個字。「人心向善呢」：人心呢，都應該向善，「守法奉公」。「精神專一呀」：這精神也專一了，「無所不通」：什麼都能感動。「至念真誠啊，翠白青松」：這個她這種的志願，這種的行為，和那個翠白青松啊，那麼樣子清高，那麼樣子值得人呢，敬仰。

「精誠所感金石開呀」：這金石啊，都能感動。「孝女江邊去復來呀」：這個曹娥，她在江邊，哭她父親，去復來。那麼她也就憑她這個在這個江邊呢，來哭泣呀，徘徊呀，就憑一念的真誠，「憑一念」。

「時刻祈求縱百哀」：她時時刻刻呀，都祈求他父親呢，再活過來，所以呀，她這時候，那麼哭的悲哀到極點。「曹娥投江啊，尋死父」：她啊，投江啊，去找她死的父親，那麼把父親抱出了。

所以「官民紀念呢，旌女孩」：就旌表她，給她立碑呀，建廟啊。「流方千古好榜樣」：她啊，這個是一個女中的模範，女中的榜樣啊，也是一個還最好的榜樣，我們人人應該學習她。

「坤道模範人永懷」：她在這個婦女之中啊，是一個很有氣節，很有志氣的一個很好的這個模範，很好的樣子。我們人人呢，所以就常常的都是懷念她。

#### 044\_緹縈：

姓淳于，西漢文帝時人。生於臨淄，為淳于意之幼女。其父精通岐黃，又獲禁方及脈書，有妙手回春之術。以望聞問切四法診斷，便知生死。於文帝時，為太倉令，不為人治絕症，法犯肉刑。詔獄長安，待秋處形。其父無子，只生五女。乃曰：「生女不生男。緩急無有益。」緹縈雖幼，頗有孝心。伴父進京，上書與文帝，述肉刑殘忍，不合人道，願為官婢，贖父之罪。賢明聖君，接受建議，赦父罪，廢肉刑。不但救父，又救後世。孝女之名，流傳千古。

讚曰

淳于有女	命名緹縈	天性純孝	代父受刑
上感帝王	下化人民	精誠所致	廢除肉刑

又說偈曰

緹縈堪稱女中魁 孝感文帝將天回  
披星戴月伴慈父 捨死忘生贖親罪  
幸得皇天垂加護 更蒙仁主赦罪歸  
省刑簿稅同歌頌 太平盛世學無為

今天講這一個孝順的女子，這個女子啊，她姓淳于，她是在啊，西漢文帝時候的人，生在啊，這

個臨淄那個地方。她的父親呢，名字叫淳于意，生了五個女兒，而沒有男孩子。

他啊，精於岐黃，用這個望、聞、問、切，神、聖、工、巧這四種的方法呀，來治病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得到啊，這個秘方。禁方，也就啊，是秘方。秘方啊，中國人古來有很多秘方，它非常靈驗，他就不傳給旁人。這是啊，中國人一種自私的觀念在那做怪！所以嘛，在中國很多這種啊，特別的方啊，特別的，都是秘而不傳。因為密而不傳，所以救人呢，也就不廣。

他又懂得這個脈絕，靠脈的這種醫學，這種靠脈的這個書。那麼他呀，對於這個望、聞、問、切、神、聖、工、巧這種啊，方法，他是特別啊，有研究！怎麼叫望呢？望，就是「望而知之」。就一看這個人的病情，他就知道啊，他這個病在什麼地方。

「望而知之謂之神」，他神忽奇神的，一看就知道。

「聞而知之謂之聖」，聞呢，啊，就聞他這個說話的聲音，和他這個一切的動作，一切的這個表情。這個聞呢，不是一定用鼻子聞，就耳聽到啊，這也叫聞。這種聞的技巧啊，也就本照這個金木水火土這五行。望呢，也是本照金木水火土這五行。

「問而知之謂之功」，這叫功，有功夫的。

「切脈而知之呢，謂之巧」，這叫巧，很巧妙的。

實際上啊，這四種望、聞、問、切，神，聖、工、巧這呀，八種法都不出這個心肝脾肺腎呢，金木水火土。你由這四種的觀察，就知道他病源的從什麼地方來的，病到什麼程度，啊，能不能好，這一看就知道了，所以這是啊，明醫呀！

怎麼叫明醫呢？明醫，他就是有智慧，就是啊，明白這個道理。可是這個緹縈，這個父親呢，他在文帝的時候也做過太倉令，那麼也常常給人治病。那麼治病啊，這是救人呢，可是有的這個有絕症的，治不好這個病啊，他就不治了。那麼因為不治，就，也就結怨了！

人這個是「一家飽暖千家怨」，你會這個，啊，他那個，你要不滿他願，他就不高興了！那麼這樣子呢，他不給人治啊，就犯法了。犯法呀，那麼官就判他肉刑，就要把他凌遲處死！

凌遲處死呢，那麼所以到啊，就到這個長安那，要在那入獄。入獄啊，等到秋後的時候啊，就要把他處決。他這個，在這個時候，就發牢騷了！發牢騷，就說，啊，我生了這麼多個女的，一個男的也沒有，啊，所以到有緊急，緊要的關頭啊，用的時候啊，啊，這個女孩子一點也沒有用，就這麼發這個牢騷啊！

跟這個，大約就被這個緹縈啊，她就聽見了。緹縈年紀可是不大，但是很有孝順心，於是乎啊，就同她父親，啊，到這個長安。到長安呢，她自己就寫了一個陳情表，寫陳情表啊，給這個文帝。那麼述說呀，這個肉刑啊，怎麼樣殘忍？怎麼樣不合人道？怎麼樣啊，應該廢除它！

所以那麼文帝呀，是有道的明君，於是乎嘛，啊，就赦她父親呢，這種的冤枉的罪。那麼也從這

個就廢除了這個這種的刑法。這種刑法，所以呀，她啊，不僅僅的把她父親，救她父親的命，那麼使之後世人呢，都不招受這種的豪刑了，也可以說是啊，恩澤到這個後世。那麼因為這樣子啊，這個緹縈她這個就是一個孝子的名啊，就千古都流芳！

那麼這個讚嘆就這麼說的，說，「淳于有女，命名緹縈」：淳于呀，意，他有生了女兒，給她取名就叫緹縈。「天性純孝啊」：她天生來這個性情啊，就很純孝，很孝順的，「代父受刑」：她願意啊，代她父親呢，受這個刑法。這個她能以呀，這個這麼樣的誠心，這麼樣的為這個父親呢，上書！

所以「上感帝王啊」：往上的來說，就感化帝王啊，都回心轉意了。往下來說，她能啊，教化這一般的人民，感化人民。「精誠所致啊」：她這個一種精誠所致啊，所感召啊，所以呀，廢除這個這種的凌遲這種的刑法。

「緹縈堪稱女中魁呀」：這個緹縈這個女啊，可以說是女子裏頭的一個很有毅力的首領。「孝感文帝將天回呀」：她能啊，孝順這個的心，把這個文帝呀，感化的過來了。「披星戴月伴慈父啊」：她披星戴月去來陪伴她父親呢，去受刑。

「捨死忘生贖親非啊」：她用她這種誠心呢，來贖她父親的罪過。「幸得皇天垂加護啊」：幸虧啊，得到這個皇天后主啊，加護她。「更蒙仁主赦罪歸呀」：啊，蒙到這個文帝呀，把他罪給赦了，也廢除這個肉刑。

「省刑薄稅同歌頌啊，太平盛世學無為」：這個省刑，是省刑法。說，就是啊，把這個用不著的這個刑啊，刑法都省去了，都不要了；殘忍的，和這個沒有什麼大用的，不合理的這個刑法都廢除了，這叫省刑。薄稅呀，那麼國家收稅，也盡量的減輕；減輕啊，這個稅呀，就使之人民呢，都富有一點。

那麼同歌頌啊，大家都歌頌文帝的時候是太平盛世。大家在這個時候有時間呢，都學這個無為法！無為法，就是很這個沒有貪心呢，老百姓都不貪了，不爭、不貪了，學這個無為法。

#### 045\_天賜孝子郭巨：

地藏王菩薩，他生生世世啊，都是孝順父母，所以這一部《地藏經》就是佛教裡頭一部孝經。這個孝，是人的一個根本，人如果不孝順父母，我在以前曾經講過，那就對人的責任沒有盡上。為什麼呢？父母生我、養我，令我長大，我如果不知道報恩，這個對人的這種義務沒有明白，所以說啊，這個中國的孔子，一直講孝，所以留下一部《孝經》。

這個《孝經》上說：「仲尼居，曾子侍，子曰，先王有至德要道，民用和睦，上下無怨，汝知之乎」，曾子避席曰：「參不敏，何足以知」，子曰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」。

那麼這一段經文呢，就說的這個孔子和曾子，仲尼居，仲尼呢，在那個地方，居處，杏壇那裡。曾子侍，曾子啊，在那兒侍候著這個孔子。因為那時候曾子是孔子的學生啊，孔子的學生啊，要侍候老師。孔子講孝道，所以不單孝順父母，也要孝順師長。有的時候，孔子要喝茶，這個曾子就去斟茶；孔子，啊，想做什麼，這個曾子就來照顧他，這叫侍候他。那麼孔子就說了，說呀，

先王，在中國的古聖先王啊，有「至德」，至德呀，是至極無異出家，到極點了，這個德行啊，最大的這個德行，到極點了。要道，最重要的一個道理，至德要道。民用和睦，這老百姓用這個道啊，就和睦，不爭了，和睦不爭。汝知之乎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

曾子避席呀，曾子啊，就站起來，避席，就是站起來，站起來，說啊，參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說我呀，我曾參呢，很愚癡的，不敏，就是不聰明，唉呀！我曾參呢，很愚癡的，啊，我怎麼會知道呢？我不知道啊？子曰：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說，這個身呢，身體；髮膚；髮，頭髮；膚，皮膚；這是從父母那得來的；不敢毀傷，你不要隨隨便便呢，就把它傷了，毀傷了，把它損壞了，破壞了。孝之始也，這是一個孝的開始。

那麼首先就要啊，人人都知道孝順父母，如果人不孝順父母，你說這個父母生兒子有什麼用？父母生兒子，要養兒子，養到十八歲以後，這兒子自己就飛了；飛了，就不管父親、母親；就對父親、母親老了，到養老院去，啊，雖然說是國家給他養著，但是一點親情都沒有，到那地方孤孤獨獨的，好像很無依無靠似的。那麼要是啊，自己的子女能孝順父母，再這個去照顧父母，這樣是最好的，令老年人呢，有所安慰。不然的時候，你養小孩子，養大了，他就飛了，好像那個雀仔似的，飛了，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？

在中國有一句話，說是啊，「羊羔跪乳，烏鴉反哺」，這個烏鴉，在美國有沒有烏鴉不知道？烏鴉反哺；這個烏鴉養成了，大的時候，那有那個那小烏鴉找這個吃的東西呀，給那個老烏鴉吃；養，把那個老烏鴉養的又恢復牠的飛的能力，這才算終了；所以中國啊，叫這個烏鴉叫孝鳥，叫孝鳥。這羊羔子，羊，羊羔子啊，在吃奶的時候，牠那個兩個前腿要跪下，跪下吃乳，所以這個羊啊，羔羊跪乳，烏鴉反哺。說人呢，人如果不孝順父母啊，連這個烏鴉和羊羔子就都不如了；這並不是罵人呢，這個是一種啊，人人都應該知道的在中國。

尤其人孝順父母啊，是最有感應，最有感應的。怎麼樣有感應呢？在中國有這樣的故事，這個有個「郭巨埋兒」，他叫郭巨，怎麼郭巨埋兒呢？郭巨是一個最窮的人；窮人，他有太太，生了一個小孩子，啊，他又有個老母親；在同時啊，他這個老母親呢，就，雖然年紀老了，但是她吃不動飯呢，也沒有牙，就吃她這個兒子媳婦的這個奶，乳啊，吃他兒子這個奶。那兒子媳婦，有一次就生了小孩子，生了小孩子，以前沒有生小孩子的時候，她就吃奶，可以維持啊，她的生命啊，現在又有小孩子，兩份吃呢，就變成不夠了，小孩子也吃不飽，這個老太太也吃不飽。

郭巨啊，就想辦法，哦，這怎麼辦呢？如果給這個老太太吃，吃奶，小孩子要餓死，如果單給這小孩子吃，吃奶，老太太也要餓死！因為郭巨啊，最孝順不過，最孝順不過就想和他太太商量，說是好了，我們，因為我們還年紀輕，將來還可以生很多孩子，那麼現在把這個孩子啊，不要他，我們養我們的老母親；母親呢，這麼大年紀啊，將來活不會太時間太多了，我們先養這個母親呢，要緊的。

他太太雖然捨不得這個小孩子，但是為了盡孝，也就啊，忍痛啊，說好，可以的。於是乎兩個夫婦商量，這就開了會議之後，就預備把這個小孩子啊，埋到這個郊外那個地裏邊，就把他藏到地裏，把這個活寶貝啊，這個小孩子，他拿著當寶貝呀，要埋到地裏去了，藏到地裏頭去了。兩個夫婦啊，啊，帶著這個小孩子去挖坑，一挖坑，怎麼樣呢？啊！就在這個地方，就挖出很多的金子、銀子。

所以要埋兒子的原因，就因為窮，現在金子銀子多的很了，所以不需要埋兒子了，這個銀子上都寫著說，**天賜孝子郭巨**！說，這個是天，賜給孝子郭巨的，這個錢，這個在中國人呢，人人都知道這一個公案。所以呢，中國很多人呢，雖然不是貪著發財，但是都知道這個盡孝道啊，都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人人呢，都願意盡孝道。

#### 046\_中國道教的公案：

今天想起來一個中國道教的這公案，來對你們大家講一講。這個公案雖然不是佛教的，但是也沒有跑到佛教外邊去。因為佛教包括一切的宗教，沒有哪一個宗教是在佛教外邊的，都是在佛教裏邊。就是你罵佛教的宗教，毀謗佛教的宗教，都是在佛教裡邊包括著，沒有跑到佛教這個教義的外邊去。因為佛教的道理是盡虛空遍法界的，十方三世。既然這個樣子，那麼無論你信佛不信佛，都在佛教裡頭包括了。

因為這個道理，所以就道教的道理，我們也可以講，尤其道教這個老子。老子你們各位知道是誰呢？**老子就是迦葉祖師**來的，來做的老子。因為他願意修頭陀行，願意做一個特別的樣子，所以他化身並不是迦葉祖師自己，**化身來的**，化身來做一個老子。那麼這個**孔子呢？他是這個水月童子來的**，也是佛的一個弟子。那麼顏回啊，都是。

就他們要到中國，來開闢中國這個大乘佛教，所以他們幾位先化身來到中國，提倡這個道教的理論，提倡這個儒教的理論，將來好和這個佛教那麼合而為一。所以有的人說**儒釋道三教是一家**，這也有一種的這麼個理由，但是他們不完全了解，只知道個皮毛。

那麼現在說這個公案呢？是出在山西，中國的山西。這個地方有一個姓王的，叫王哲。他是個「武舉人」，武舉人就好像這個讀書讀到master（碩士）這個degree（學位）；他這是學武，學到master degree了，叫武舉人。他也有太太，也有這個兒子，家裡很有錢的，在這一方他算有錢的。有一年冬天呢？就下雪，下雪在他門口就有兩個要飯的；這兩個要飯的人，就穿得破衣哆哆嗦的，穿得很破，那麼很窮的樣子。

這個王哲一看他們兩個人，就生出一種憐憫的心，說：你們兩位不要去要飯去了；你們到我家裡我養你。那麼就請他到家裡，到家裡就很恭敬地，他雖然是要飯的，但是他也很對他們很恭敬，就請他們在這兒常住；不要走了，他願意養他們這一輩子。這兩個要飯的也很特別，很奇怪地，就說：我們窮慣了，不願意在你這兒享福，不願意在你這兒吃現成的，我們願意受苦，那麼暫時在你這兒住幾天可以。

那麼一住，住了大約有一個月的樣子。因為他們這兩個要飯的，就兩個乞丐，天天想要走，他也不叫他走；天天想要走，他也不叫他們走，叫他再多住幾天。那麼這一次呢，這兩個要飯說：我們一定要走了，你不要留我們了。那麼這個王哲說：那走你一定要走，好了，那我送一送了！他本來想就送出門口，就送出他大門口，那麼再走多幾步就算了。

可是他往出一送，就好像釋迦牟尼佛用神通，攝那個孫陀羅難陀似地，一送就送出二十多里路！這個就覺得邁幾步，就到二十多里路那地方一座橋。在這橋這兒，這兩個要飯的又把他們的酒葫蘆拿出來了，裝酒的葫蘆，拿出來了就說：好啦！那你今天，我們走了，我們請你喝一杯酒。在

你那兒喝了很多酒，今天我們請你喝一杯酒。那麼這個王哲，啊！你們也有酒嗎？好！拿出一喝，喝了三杯酒。哈哈！然後這兩個乞丐說：我們要走了。我們將來，來年再見，來年見的時候，是在兩個三，還在這個橋這個地方見。來年我們再見面，在這個兩個三的那一天，還在這個橋這個地方見。那麼說完了就走了，這兩個乞丐走了。

走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這個王哲就在這個橋上這就醉倒了。一醉倒了他家裡的人呢？知道他送兩個乞丐，那麼這麼久還沒回來，就叫人各處找；找了，一找在那橋那兒把他找回來。抬回來了，等他酒醒了，他就想：咦！這兩個人我出去送他，怎麼送，只走幾步就走到那個橋那個地方去了？這兩個人一定是神仙了！一定是神仙了！他就有點覺悟。啊！這神仙我當面不認識，當面錯過了，這可太可惜了！又一想：哎！他說來年還可以見面，在來年兩個三那一天見面，還在那個橋上，哦！他也就明白了，哦！明年三月三，他在那個地方等我。好。那麼等到，他在從此之後，在家裡就也不到什麼地方去，因為他太太不準他出門了，說他去跟著要飯的走，就醉倒在橋上，這個很危險的。那麼不準他出門了呢？他也就不能出了。

等到第二年三月三，這兩個三麼；三月三日這天，又到那個橋上，那地方去等。他到那橋，果然這兩個人又在這兒，他就高興了，啊，上前就跪倒，說：你們兩個是活神仙啦！你快教我怎麼樣修行。怎麼樣修行了生死，我這個什麼了。這兩個人說：哦！你現在還認識我們了。好了，我們就傳給你法了，就傳給他修行這個方法，教他怎麼樣用功打坐啊，怎麼樣調呼吸啊，怎麼樣這個鍊這個九轉還陽丹呢？鍊丹呢？那麼就傳給他法了。傳給他法說，這兩個人就告訴他了。哦！這個王哲就問這兩個要飯的叫什麼名字？這兩個要飯的，一個說是這個叫「金重」；一個叫說叫「雙口。」那麼「金重」合起來就是一個「鍾」字；「雙口」就是個「呂」字。那麼這一說，他也明白了，哦，這原來就是鍾、呂二仙。

在中國，有這個漢鍾離是修道教的方法成了神仙了。還有唐朝這個呂洞賓這個呂祖。那麼他們兩個人，就是師徒兩個人，這個呂洞賓是鍾離全的徒弟。那麼他就知道，哦，這是鍾呂二仙來度他自己了。於是他回到家裡，家裡又有太太，又有兒子的，修行，要說真修行就不太方便；不太方便，你說他怎麼樣啊？他就假裝的瘋了，發狂了，見著人又打又鬧的，又咬又這個什麼。有的時候就笑，哈哈大笑；有的時就哭起來了，就假裝地發狂了，不是真狂。那麼他太太看他這樣子，就把他，叫人單單用一個房間，就給他裝到那個房間裡，給他送飯吃，到時候給他送飯。那麼平時誰也不敢接近他；誰一接近他，他就要吃誰，就那麼發狂。在這個房間裡沒有人去，他就自己打坐用功，閉關，在那裡閉關，一閉閉了十二年，他修行成了。修行成了就跑到山東去，山東去，因為他有一些個弟子都在山東那邊；他，因為他成道業了，他知道他的徒弟都在山東那邊，有他徒弟。

那麼他於是乎就從這個山西，這個用神通就出了那個房間，就走了；走了，到山東騰海縣。他因為這個縣裡頭，有一個有錢的人，姓馬叫馬鈺，兩夫婦都四十多歲，也沒有兒子也沒有女，但是就是有錢，錢多得很，那一縣裏頭他是最有錢的。那麼他一觀察因緣，就是觀察十方這個因緣；一觀察這個因緣，他應該首先度這個馬鈺和這個馬鈺的太太，孫淵貞，要先度他。度他，怎樣度呢？他在那兒一想：哦，我師父度我是要飯的，那麼我也做一個要飯的，度徒弟。所以他也做一個乞丐的樣子，拎一個黃瓷的瓦罐，那麼天天就到這個馬鈺這條村來要飯。每一天從他門口走一遍，每一天從他門口走一遍，那麼要飯，要了半年多；半年多，這個馬鈺連一句話也沒有和他講過，天天看是看得見，和這個孫淵貞都天天見面，但是不談話。這兩個徒弟不認師父，見著師

父不睬師父；不睬師父，師父也沒有法子睬徒弟啊。這個師父雖然慈悲，也是不好意思，啊，還是大約「我相」也沒有空。雖然有神通了，還是有個「我有神通。」

那麼有一天，這個馬鈺回到家裡就哀聲嘆氣，就是very worry，就嘆氣：唉！他這個太太就問，說：你憂愁什麼呢？他說：憂愁什麼？我們現在，你說這麼多的錢，我們都四十多歲也沒有兒子，也沒有女；我們要死了，這些個錢怎麼辦呢？這孫淵貞就說了：哦，你說我們這個錢怎麼辦？那有辦法，我現在我看我們應該修行，應該修道。這個，就有子有女還是一樣受苦。我們有這麼多錢，我們可以找一個名師修道，這個將來可以修成道業，就沒有生死了。馬鈺說：你真是作夢啊？那麼容易修道？尤其修道，說是修道，誰修行成過呢？哪一個真成了神仙呢？哎！你這不要想入非非了。你這想，到非非想處天去了，這叫想入非非。

這個孫淵貞就說，不是，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善知識。馬鈺說：找到善知識？你看誰是善知識？我們跟誰學道啊？這個孫淵貞說：哎！你看天天到我們門口來討飯那個，那個人呢？我看他這個相貌和普通人的不同。他就是一個有道的，有道德的善知識。我們要是和他商量商量，請他教我們修行，這個是一定會成功的。

這個馬鈺聽她這麼樣講，那麼心裡也就活動了，心裡活動了，就說好，等他再來我和他講。那麼第二天，這個王哲，這個時候他改名字叫重陽，叫王重陽，又來了，要飯。這馬鈺就說：喂！那個意思就是老頭子了，也不很恭敬地這麼，或者說是一個要飯的！哎！你不要要飯了。你到我們家裡來住，我有的是飯給你吃，你不要這麼辛苦要飯了。從今天你就在我這兒住，我有好房子給你住，有好飯給你吃。你不要去要飯去了。這個要飯的你說怎麼樣？說：你好房子留你自己住囉！好飯留你自己吃囉！我不願意住你的好房子，也不願意吃你的好飯，我就願意吃我所要的飯，住我這個一個願意住的地方。

這他以為這個要飯的，他一說他會很歡喜接受他的請；請他在家裡住。想不到這要飯的拒絕了，他就趕快回去，就同他太太講，同這個孫淵貞講，說：你說那個要飯的是個善知識，我們跟他學道。我對他講請他在我們家裡住，他不肯，他不願意。孫淵貞說：不願意？你當然說得不對了；你這個說得要對，怎麼會他不願意呢？馬鈺說：那妳去說去了！

那麼他太太就出來，對這個要飯的就說了，說：哎呀！你老真是有道德的一個修行人啦！我們現在知道你是一個真正修道的人，我們想請你到我們家裡來住，教我們怎麼樣修行。這個，你這個，請你慈悲了！這個人說：啊？你請我慈悲，你為什麼要跟我修道呢？這個孫淵貞說：你，因為我看你這個樣子，是非常自在，非常逍遙。你這個是太好了。這個王重陽就問她，說妳既然知道我自自在逍遙，你為什麼不要自在逍遙呢？啊，就問這個孫淵貞。孫淵貞說：啊，我是欲清淨而不得清淨。我想要清淨也得不到清淨。欲逍遙而不得逍遙。我想要也學你這個逍遙自在的這樣子，但是得不到。我不知道怎麼樣修行，所以現在想請師父你到這個我們家裡住，這個一起修道。我們家裡也做一個道場，這還可以的。這個王重陽一聽她這麼說，就答應在這兒住。

還繼續昨天所講這個公案。這個時候呢？就是在宋朝的末年的時代。這個王重陽受這個馬鈺的請，到他家裡住。住了一個時期，王重陽一看那個馬鈺也不發菩薩心，就是為自己夫婦兩個人想要修道。所以呀，有一天王重陽就叫這個馬鈺到他面前，說是：你知道我到這個山東這個騰海縣這個地方，是為什麼來的？馬鈺說：我不知道啊？那麼師父你是為什麼來的呢？王重陽說：我就

是為你來的。馬鈺說：你為我什麼來的呢？說：為你這個財產來的。馬鈺一聽，啊！這是個大騙子。這個修道的人要我的財產做什麼呢？這是我這回上當了。趕快去告訴他太太，告訴他太太：說是啊！你說這個師父是個善知識，我看他是個大騙子，來騙我們的財產來了。他頭先對我講，他是為我來的，我問他，為什麼為我來的？他說為我的財產來的。那麼由這幾句話上看來，他不是一個修道的人。

這個孫淵貞一聽，說：唉！你弄錯囉！師父這麼說話當然有他的宗旨，有他的用意。你沒問問他，要你的財產做什麼呢？哦，馬鈺說：這個我就沒有問。說：那你去問問去啊！馬鈺又去問了，師父，你頭先說為我的財產來的，你當然是要用我的財產了。那麼你做什麼用呢？王重陽說：你現在有這麼多的錢，正可以把它拿出來，供養這個十方來修道的人。所有修道的人呢？都可以在這兒吃，在這兒住。這麼樣子呢？大家可以安心用功辦道，你做一個功德主，這有多好，我為你的財產來就是為的這個。馬鈺一聽，啊！原來師父是要這個，用自己的財產做這個道場，那可以的，那沒有問題。於是乎就大肆宣傳，告訴所有修道的人，誰要到這兒來都不要給錢，這兒這個道不是賣的。那麼有人到這兒修道，供著吃，供著住，供著穿，供著所有的一切。

當時全中國所有各處的人，都聽到這個消息了，有的就是真心修道的，來親近這個善知識；有的一聽說，有的穿，有的吃，有的住，那麼這也跑來了。因為有的家庭很窮的，生活不能維持，那麼就跑來了；有的又是做土匪的沒有地方去了，犯國家的法律，那麼各處都要抓他，那麼他跑這個地方修道，那麼也就沒有事了；有的有年紀老的，也沒有兒子，也沒有女，說那個地方有得吃，有得住，又有得穿；這是個好地方，到那地方去。於是乎，就有的真心修行的人也來到這兒修，有的半真不假的這個也來修，有的完全為著生活也來修。一來這個人呢？來了有三、四千人，來了到這兒都是修道，都是報名要在這兒修道。

那麼這個王重陽就教他們修道，怎麼樣用功修鍊啊，天天也給他們講經說法，講開示。那麼這大家都聽得很有興趣的，一個走的也沒，沒有人走；沒有人走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吃得又好，住得又好，穿得又好；什麼都好，所以到什麼地方也找不著這麼一個好地方。這修道主要要有法、財、侶、地。「法」就是懂得怎麼樣用這個方法去修行，要懂得佛法，懂得修身之法。「財」，就要有養道的財。你單單的一個人說：住茅篷，我吃點草根樹葉也可以的。一個人可以，人多了那麼就要有東西吃，要吃得還要好一點。最低限度也要有一點牛奶，cheese（起士）之類的。那麼這樣子，才這個修道的人這個營養分才夠。這麼樣子，在這兒有很久的時間了，大約就是拿十年來講吧；在這兒十年了，有一天呢？這王重陽就要出去旅行，還沒有要出去旅行呢，就是這個他病了。病了，什麼病呢？這個全身都長瘡，這每一個瘡又生很多的蟲子，每一個蟲子在這兒吃這個瘡的膿啊，血啊，在這兒很邋邋的。那個臭味，雖然聞不了這個一mile（哩），大約是一百步都可以聞到這個臭味。

那麼這一些個弟子，三千多弟子，大約這時候，這個吃的也不太好了，穿的也馬馬虎虎的了。那麼因為這個師父有病了，大家也什麼都馬馬虎虎的不注意了。那麼這個三、四千的弟子一看：哎呀！這個師父，平時給我們講經說法，說是怎麼樣修行，怎麼樣用功，能了生死。你看看他自己，泥菩薩過海自身都難保。啊！自己身上都生那麼多瘡，臭得這個樣子，這如果要有修行的人，怎麼可以有這種的病呢？這一定是很不好的，才生這種病。我們都不要跟這個假的善知識來修行了，我們另外去找一個真的善知識了。於是乎這三、四千的徒弟，一跑就跑了，都跑了，就剩下七個。

剩下七個，就一個姓邱的，一個姓劉的；姓邱的就叫邱長春，姓劉的呢？就叫劉長生。姓譚的叫譚長真；姓馬的叫馬丹陽；姓郝的叫郝太古；姓王的叫王玉陽；姓孫的叫孫淵貞，就是孫不二。這七個人不走，怎麼樣都要親近師父；師父就是臭也不怕，還在這兒等著。那麼這個邱、劉、譚、馬、郝、王、孫這七個人在這兒等著，等等，這個師父這個病又好了，這個瘡也都好了，又不臭了；不臭了，就說，告訴他們七個人，說我們要到南方去旅行。那時候在這個山東的地方，到南邊去旅行，帶了七個徒弟。這七個徒弟輪流著出去化緣，化飯回來吃。那麼所有的人化來的飯，這個王重陽都吃，就是這個邱長春他化來的東西，這個王重陽不吃。他出去化了很多饅頭，回來以為供養師父，這是師父一定會歡喜，師父平時歡喜吃饅頭。那麼拿來給師父，用一個盤子裝到師父這個地方了；這個師父發起脾氣，把這個盤子拿起給灑，灑道揚到那個山上。這個邱長春自己又慢慢地把這饅頭去撿回來，那麼慢慢地吃，也不發脾氣。

那麼晚間呢？住，在一個房裡住，同師父在一個房裡住。住，怕師父冷，他們晚間就燒起火來，弄了一堆火來烤火。啊！這個王重陽大發脾氣，用這個袍袖一煽，把這個火就都給煽滅了；煽熄了就有煙出。這一出煙呢，就把這個七個徒弟都給燻得咳嗽；燻得咳嗽了都在裡邊不能打坐了，都跑到房子外邊去打坐。那麼到外邊一用功，這不冷了。這麼樣子，第二天，說，我們不去旅行去了，回去了。

回來，回來到這個馬鈺這個家裡，又在這兒住。馬鈺也修行了；他太太也修行，所以自己就單住。單住，有一天這個師父就跑到這個孫淵貞這個房裡去了，就對她說一些個不正經的話，就說：你一個人太孤獨了，在這very lonely啊，你怎麼受得了啊，說一些個好像很不守規矩的話。那麼這個孫淵貞一聽這個話就氣得大發脾氣，啊！原來我以為你是個善知識，你原來是一個這麼下流的一個人！這個太不守規矩了！哦！就跑出去了；跑出去到他丈夫房裡就對他丈夫說：哎呀！我們認錯師父了！這個師父啊，不是個真好師父，我們這回可上當了。馬鈺說：怎麼？怎麼回事情？她說：方才我在那修行用功打坐，這個師父到那地方去就引誘我，就和我說一些個不正經的話，又說我長得怎麼漂亮啊，不應該一個人修行啊，應該找一個男人啦，啊！怎麼樣怎麼樣子。這個講得太難聽了！馬鈺就笑了，說真的嗎？來來我們去看。說你不信，我們到房裡去看看。

她就帶著她丈夫到她房裡去一看，房裡什麼也沒有。孫淵貞說：當然囉！我一跑出來，他怕我告訴你，他當然跑了嘛。這還有什可說的！馬鈺說：哎！妳方才到我這個房裡；我方才從這個師父的房裡回來。他叫我回來，說你，有人來找我，原來就是妳來找我。我方才同師父講話呢，師父怎會到妳房裡去呢？這是不對的！孫淵貞說：你真糊塗！這麼你都不相信；不相信也沒法子了！那麼這個丈夫信師父，她不相信；說什麼丈夫也不聽，也不相信，就又回去了。

回去，過了幾天，這回這個師父又來了，還是和以前那麼樣講話，還是那麼子不守規矩的樣子。這個眼睛這個也不守規矩；口也不守規矩；手也不守規矩。啊！這個身口意三業都不清淨了。那麼這樣子呢，這孫淵貞這回就說了，說：師父你坐一坐，等一等，我到一到廁所去。我現在要出去出去。那麼到外邊就把這個門，在外邊就給用一個木頭就給頂上了。甚至於在外邊就給鎖上了。這一回看你往哪兒跑！又去跑到告訴她丈夫了。她丈夫說：哦！妳又來說師父到妳房裡去了是不是啊？這個老實對妳講，我也是方才從師父房裡回來的；師父說妳又來找我來了。找不找，你現在去看看了！馬鈺就同她去，把外邊頂門的棍子拿開來，把鎖也打開來，到裡邊一看還是什麼也沒有。這回這個孫淵貞知道自己是錯了。啊！這個師父，是個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來試驗她來。

這個孫淵貞明白她師父是身外有身，有化身，那麼對這個王重陽呢？就深信不疑了。那麼有一天，她就到她師父王重陽的房裡，請求她怎麼樣修行？王重陽就告訴她，說是這修行要有「聖處」，就是要一個有靈感的地方；在河南洛陽應該出一真仙，真正的神仙，妳能不能到那個地方去修行？孫淵貞說：可以的，我可以到那邊去修行。王重陽說：妳自己可以了，妳認為妳可以；我認為妳不可以。因為妳生得太漂亮了，在這一路上有幾百里路，妳這走路一定會遇著這個不正當的人，這時候妳怎麼辦呢？孫淵貞說：那師父你不要擔心，我有辦法。

她就回到她房裡去，到廚房把鍋洗乾淨了，倒上一些個油，就把這個油燒滾了；燒滾了，這個油燒滾了，她就用一些個水就倒到這個油裡，這個油就爆出很多的油點子，她把她的臉往油鍋，接近油鍋。這麼，雖然沒有放到油裡頭，但是在這個油上邊，這油點子蹦到她面上，把面就都燙出很多的泡。這樣子，她回去見她師父說：現在我這樣去可不可以？她師父說：啊！妳真是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的人了！可以的！妳現在這樣去，那是絕對沒有問題了。那麼這個孫淵貞從此改名字叫孫不二。「不二」，就修這個不二法門，也不修第二條路了，就是專一其心來修這個她師父教她的法。

那麼就到河南洛陽，在一個破窯裡頭，燒磚燒瓦的地方，她在那個地方住；一住住了十二年，修成了。

那麼這時候她師父在馬鈺的家裡又生病了；生病了，病得很厲害，說話呀，也顛顛倒倒地，也就好像發神經病似地。那麼有一天對他這個六個徒弟就說了，說是：我現要開齋了，不吃齋了。你們去給我買幾斤肉回來，我要吃。那麼這個徒弟孝順師父，師父開齋，雖然不願意，也就那麼去買肉囉；去買肉，把肉買回來了，王重陽說：我今天先不吃，你把它給我掛到我房裡頭。把這個肉就掛到房裡了；掛到房裡，天氣熱這個肉都壞了，又都生蛆、下渣啊，這很多的蟲子都生出來了，千千萬萬的那個蟲，在這個肉上鑽進去，鑽出來；鑽出來，又鑽進去，這麼樣子好像游泳似地，好像在這個肉裡頭游泳，游水的一樣，swim。

那麼這樣子呢？這個臭味也就；不單這個一個房裡臭，這個整個這個家裡都臭了。臭了，這天這個王重陽坐起來，叫他六個徒弟：說你們大家也都來開齋好了。我這個肉我一個人吃不了，你們大家來幫著我吃。誰願意吃就拿著吃，就這麼吃。那麼叫這個六個弟子吃。那五個誰也都不吃；不單不吃，眼睛都不睜，閉著眼睛裝老修行。這個邱長春，啊，上去把這個肉就拿了一半，就吃；啊一吃這個，哎呀！難怪師父叫它是生蛆下渣，臭得這樣！這真比什麼都好吃，從來就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。那麼很快就吃完了；吃完了他還想把那塊也拿來吃，王重陽說：你不要拿囉！那個要留著給我吃囉！那一個天仙狀元被你搶去已經夠了，不要再吃了！那麼邱長春還沒吃夠；這五個弟子呢？始終也不知道是那麼好吃。

那麼以後王重陽把那一份自己吃了；吃了之後，沒有多久就死了。這個師父就死了；死了，這弟子就把他裝到棺材裡了，向他家裡送。他在山東啊，向山西送；送，很奇怪的，這個棺材也很輕很輕的，不重。他們兩個人就抬動了，所以時時都可以換。到吃飯的時候呢？就有人給預備，把飯都給預備好了，他們就吃，也不用費神，也不要唸這個吃飯的咒。也不要，好像我們這三步一拜的，到吃飯的時候要唸「密斯鵬 (pang2)」；那麼這也不用唸「密斯鵬」，就來了這個飯。那麼，每一天都是到吃飯的時候就有飯來，吃幾餐就有幾餐來。邱長春就，哎！奇怪了！怎麼到

吃飯的時候就有人給送飯。什麼道理？

這一天離山西大約一百多里路了，離這個王重陽的家。他就對他幾個師兄打妄語了，說：師兄！師兄！我肚子疼了。就像那個季辛吉在巴基斯坦說肚子痛，一樣的病，說：我肚子痛囉！我要到前邊走，找個地方大便去，那麼，他幾個師兄說：好啊！那麼他就往前邊走，一走走到前邊這條村裡頭，一看，啊！他師父穿著黃袍，這個正在那兒向一個家庭裡頭化緣呢！說是啊：我後邊有幾個人抬著一個棺材，他們沒吃飯呢。你們發發慈悲心，供養供養他們，結結緣。那麼你們以後就**什麼事情都好，吉祥如意，能以一順百順**。這麼樣子說著呢，這個邱長春一看他師父在那兒給他們化緣，哦！就高興得不得了！說：師父原來你沒有死啊！上去跪倒就抱著師父這個腿就不鬆開，說：師父啊！你真把我們騙苦囉！我們以為你死了；原來你還沒有死！這麼樣子這麼抱著師父腿就不放手了；不放手，這師父說：你這個孽障啊！你盡用你的聰明；你有聰明你不把聰明收起來，你盡聰明外露。你現在不要緊啊，你又要多三年練磨的功夫。你又要多受苦受三年，然後才能成道業，就因為你盡用你這個小聰明。

因為他這幾個徒弟裡頭，最聰明就是這個邱長春。他什麼事情人家不告訴他，他就明白了，也懂得他師父的意思。他師父雖然不吃他的饅頭，他知道他師父這是試驗他，一切一切他都明白！不論師父怎麼樣發脾氣他也忍受著，也忍耐。那麼這麼樣子，他這回抱住師父了，以為這回師父可跑不了啦！想不到師父說完這幾句話就沒有了，化一陣風就沒有了。從此再沒有人給送飯了，就他們自己到時候餓了的找「密斯鵬」也找不著了。那麼以後這一百多里路，盡是這個要很麻煩的了。那麼為吃飯的問題很麻煩，所以呀；唉就到這兒了。

這幾個弟子，把師父這個棺材送到家裡去，在這兒住了幾天，大家就都分散開來；有的兩個在一起的，有的就一個人單單的去參訪。這個郝太古就到華山去做洞，做這個石頭洞。做一個洞呢？就有一個老修行來了；來了就和他化緣。化什麼呢？就化這個洞，化他造的這個石頭洞，說：你會造洞，你把這個洞布施給我囉，你再另做一個囉。哎！郝太古一想，這個修道的人是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要利益其他的人。好了！說：那就你住嘍！一打，打一個洞，就來一個人和他化緣；打一個洞，就來一個老道和他化緣。一造，他因為是個石匠，造了七十二洞，在這個山上造了七十二石頭洞，就來了七十二個人呢？把他這個洞都給他化緣化去了。他這回想辦法了，我在這個人能到的地方打洞，這個洞都被人給化緣化去了。哎！我到那個最高的地方造一個洞，就是人到不了的，我在那兒就可以長住了，沒有人和我化緣了。於是乎他到這個山上，這華山最高的。這個華山就是在中國五嶽它是西嶽；西嶽華山，這個山上竹子很多。

這個謝冰瑩到過華山，她到過那個地方。那麼究竟看見這郝太古那麼多的洞；看見沒看見，不知道。

那麼他又到一個最高的地方造了一個洞，這回可沒有人來和他化緣了；沒有人來要這個洞，因為上下很困難，沒有旁人和他化緣呢？可是另外來一個人要拜他做師父。他收了一個老實徒弟；這個徒弟最老實，就和他修道，在這兒修道。他上這個山，在那個上邊掛著一個鐵鎖，鎖鍊子，那麼這個上山下山要抓著這個鎖鍊子往上上，所以普通人沒有法子到的那個地方。沒有法子到了，他在這兒修行，這個老實徒弟就跟著他，服侍他，來給他做一點工作。

有一天他就下去了，下去了這個老實徒弟你說怎麼樣？就不老實了。等他下到一半的時候，這個

老實徒弟在上邊把那個鎖鍊子，就給弄斷了，就把他跌到下邊去了，把這個師父跌的，萬丈懸崖裡頭去。這個老實徒弟以為這個師父一定跌死了，這師父所有的財產這回都是他的了，就把師父所有的東西，值錢的和不值錢的東西都給收拾收拾；收拾到一起，揹著就要下山了。他以為他師父一定會跌死了，正在下山，想法子下山，欸！看見師父從那邊來了，又回來了。師父問他：說你到什麼地方去呀？他說：師父，你跌，跌到山下去了。我以為你永遠都不能回來，我一個人在這也不行了，那麼，所以我，我就要走了。郝太古說：不要走，還回去。我們還在一起修行。這個徒弟說：怎麼這個師父摔不死？那麼回來又和這個師父在一起修行。這個修行以後，嗯，他把這個老實徒弟度得，那麼老實了，然後兩個人都修行成了，這是這郝太古。

那麼這個邱長春呢？這個劉長生；先講這個劉長生。這個劉長生你說他修行到什麼地方修行去呢？他到這個妓女的地方去，妓女就是在無論中國外國，以前都有這個賣淫的這個女人，單單住這麼一條街，單單在這一條街上住，在一起住。這麼樣子呢？他就到這個妓女這一條街去修行。這個妓女就是不守規矩的女人，可是他就到這個不守規矩的女人這地方來修道。這一修道，這個妓女每一天，每一個人就給他用一朵花戴到這個道士的帽子上；戴到這個道士帽子上，這個妓女這一天呢？生意就很好的，賺了很多錢。那麼每一天都是這樣子，他就在那個和這一些個不正當的女人在一起來修行。修得有一天呢？他這個師兄弟，這個有一個人就聽說他在這個，和這個女人不守規矩的女人一起，以為他一定墮落了，就想法子去度一度他去。這師兄弟看他墮落，也自己心裡也不安樂啊，所以就要想法子去度他去；要想法子去度他，到這個地方一看他這兒坐著修道。這個女人給他戴一朵花，那個女人給他戴朵花的，他就在那地方和這個女人講講笑笑地，嘻嘻哈哈地這麼樣子，那麼很好玩的樣子。

唉！這個師兄弟就說了，說：哎呀！師兄你啊！應該好好修行啊！在這個地方，這怎麼能修行？和這些個爛女人在一起，你到旁的地方去修行去了。他說：好！我到旁的地方。什麼地方可以修行呢？你告訴我啊？他說：什麼地方？哎！這個到山上哪個地方都可以修行嘛！那好，我現在給你燒一壺茶；你在這兒喝一壺茶再走吧！這個師兄弟說：哦！你這兒還有茶，這個太享受了！我住山，連一杯生水我都，還有的時候都喝不著，啊！

你們現在都想要喝水是不是？啊？果逾第一個說是。啊！Good！那麼，好了就等他燒茶。他這個燒茶怎麼樣呢？就把他這個衣服打開來，把這個肚子散開，用一壺水放到這個肚子上，用肚子來燒水；啊用肚子來燒水，哦！這麼一燒這個水就燒滾了。這個師兄一看，說，喔！原來他道業已經成就了，用**三昧真火**就可以燒茶。這我還是不行哦！於是乎就知道這個師兄沒有墮落，就走了。這個劉長生叫「**插花老祖**」；插花老祖就是這個女人都給他插一朵花。他在這個地方修行，那麼這是劉長生，就這樣修行。

等這個邱長春呢？他怎麼樣啊？見到他師父一次，他師父說他要有多年練磨的功夫，於是乎他也出去各處這麼遊走。遊走到一個，這個河；這個河也沒有橋，來回過人也不容易過，有的時候就把人就淹死了在那兒。那麼邱祖他就發心在這兒來做這個人的橋樑。怎麼樣做橋樑呢？那兩邊來人，這一邊的人，他就揹到那邊去，令他得到波羅蜜；那邊人呢？他就揹到這邊來，也得到波羅蜜了。那麼這樣子在這個河裏揹來揹去，這個河水有毒，把他這個腿都給毒得成黑色了；就那麼樣子，他還是那，做這種工作。做這種工作以後，就遇著一個會相面的，這相面的人說：唉！你在這兒揹人啦，揹來揹去你做好事啊；你雖然是做好事，但是你將來死還是要餓死的。他說：怎麼樣餓死呢？他說：你聽沒聽說過，這個有**騰蛇紋鎖口**？就會餓死的。你這個相貌上，你這個

臉上就有騰蛇紋鎖口，所以將來你一定會餓死的。

方才那個插花老祖，不是茶花；不是tea flower。「插」，就是這個花往那個花瓶裏一插這個插。插花，日本有這個插花；花道學院這個插花，怎麼樣插這個花。那是插，不是茶。這個「騰蛇紋鎖口」：騰蛇是一種蛇，在這個口的兩邊，一邊一條把這個口鎖住了。有這種的東西的這個人就應餓死。那個蛇就是snake。snake那「騰蛇。」「騰蛇」是這麼一種；另外有這麼一種蛇，snake。有這種紋的人都應該餓死。那麼這個邱長春他聰明是很聰明，可惜就是德行不夠一點；德行差一點，所以呀要受很多苦。要受很多苦，他聽見有人說他應該餓死，他自己就想不通了，就不明白，就stupid了；stupid，他就想：「啊！早晚也要餓死，我這個命運呢？我這個生命是應該餓死的，那麼我就早一點餓死嘍！」

怎麼樣餓死呢？自己走到一個地方，看見一塊石頭；在也沒有人到的地方，有這麼一塊石頭，他就：啊！我在這個石頭上坐著，躺著，我不離開這塊石頭，就在這個石頭上餓死就算了！於是乎他也不去化緣了，也不去乞食去了，那麼就在這個石頭上坐著；坐不住就躺著；那麼餓得不能動彈就躺到這個石頭上。看看就要餓死了，那麼譬如再過一兩天會餓死了，那麼在這時候呢？他這個地方就有了水了；漲了水，這河裏的水漲起來很高，這個水漲到這個石頭上邊，那麼在這個水裏頭嘛，就漂漂搖搖漂了一個桃。這一個桃是很大的，就流到他嘴裏這兒，他想不吃呢？也不知道是他想吃啊，是想不吃啊，這個嘴自己就張開了。不知道是他叫它張開啊，是它自己要張開這個嘴，這就沒有法子研究得清楚。因為這個嘴一張開，這個桃就跑到口裡，就吃了；把這個桃吃了之後，這個精神也又充足了，就不死了。

不死了，他又：啊！真討厭！我在這個石頭上能流來桃可以吃。哎！我跑到山上去。到山上去是沒有水到的地方，買一條鎖鍊子；買一條很粗的鎖鍊子，就把自己這個脖子鎖到這個樹上；把這個脖子鎖到樹上，坐到這個樹底下，這麼坐著。這回我看你死不死？這回沒有水來了，也沒桃來了，看你怎樣再有東西吃！把這鎖鍊子鎖到脖子上，把這個鑰匙就用力往遠遠這一丟；遠遠一丟，自己也沒有法子找得到這個鎖匙了。那麼這個一定是餓死這兒了，就在這個地方這麼等著死。等著死呢？又看看要餓死了；要餓死了，這時候就來一個採藥的人，來一個採藥在山上找這個草藥。Find this medicine。

那麼這個人到這兒一看，就非常驚奇，啊！very surprised。他說：哎！你在這犯了什麼罪了？他們怎麼把你鎖到這個樹上了？啊？你這是犯了什麼法啊？國家有這個法律把你鎖在這個樹上了嗎？啊？你這個太可憐了，你這個，你犯的什麼罪啊？他就說：我不是犯罪了。那麼說：你不是犯罪，誰把你鎖到這個樹上啊？我自己把我自己鎖到這個樹上。ㄟ！你怎麼這麼聰明把你自己鎖到樹上了？啊？他說：唉！老先生你不知道，我因為有人給我相面，說我騰蛇紋鎖口，一定會餓死。那麼我一想，唉！什麼時候都是要餓死，所以我就自己想把我自己餓死他算了。餓死他算了！說：你自己，你是一個出家道士，你為什麼要出家啊？他說：我出家的時候，我想要修道了生死，求這個長生不老，得到永生，永遠都不死了。哦！他說：哦！你麼可以不死呢？他說：我修行就會不死了。哦！你修行就會不死了；那你餓死，你就不會不餓死嗎？

哎！這麼一講，這個邱祖明白了：哦！我，我修行都可以不死。那麼我命也應該餓死，**我也可以轉變我的命運**嘛！我可以change我的life嘛！啊！這麼樣一想，哎呀，說你說得這是很對的，可以不餓死；可以不餓死，那麼這個我現在也沒辦法不餓死啦。我把我自己鎖到這個樹上，現在

也沒有地方找這個鎖匙，來開我這個鎖匙了。那我這有什麼辦法再可以活呢？這個採藥的說：不要緊，我去給你找鎖匙去。那麼到那個地方就把鎖匙給拿來，就好像他這個賣藥的放的鎖匙一樣。那麼拿來了，把他鎖匙給開開了；開開他就苦修了，從此就是苦修。

怎麼樣苦修法呢？他也不要一個茅篷，也不要一個碗，也不要一個筷子，就穿的這都是糞掃衣，在人家不要那個糞堆裏檢出來這個破布，他補到一起來穿。是穿的也破，吃的就是各處去乞食；人家吃剩下那個菜飯，給他來吃。住呢？也沒有一個地方住。那麼有的時候在樹下住一宿，有的時候在河邊呢？住一宿，有的時候，總而言之隨遇而安了。哎！到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住，也不需要一個帳篷；什麼都沒有的；也沒有一個碗，也沒有筷，就帶著一個什麼呢？一個葫蘆瓢。這個葫蘆瓢，喝水也是它，吃飯也是它，又用它作戴帽子，當帽子戴。

所以有一天呢？這個天下雪；天下雪，他就找一個糞堆，把人家那個馬糞弄一個坑，他就坐到那個馬糞的坑裡頭，馬糞那個糞堆旁邊，這個身上靠著這個糞堆在那兒這個打坐。打坐，他就說了，作起詩來了，他說：「**身靠糞堆頭頂瓢，遇著老天下鵝毛。**」另外有一個人在旁邊，在路那邊，往這兒走，一聽這個糞堆有人講話，在那個地方還有熱氣冒。啊！這是個什麼？就拿起一塊，半塊磚，照著他頭上這個葫蘆瓢就打下來；一打把這個葫蘆瓢就給打破了，打成兩半了。他就說：唉！「**一家飽暖千家怨，半磚打破葫蘆瓢。**」他說，我這兒一家，我這兒吃的也飽了，穿的也暖了，啊！這一家飽暖了。「千家怨」，就有很多人都怨了，都不高興了；不願意我這兒飽暖，所以拿著半塊磚，把我葫蘆瓢也給打破了。你看！這真是**家破人亡語難開**啊！家破人亡了。

唉！所以修道是要吃得苦，受得苦，忍得苦，耐得苦，這才行呢！所以你們這個幾個人不吃飯，今天就有這個果道就要向我遞降書順表了，就要無條件投降了，說是今天可不可以喝水？你們昨天喝水都可以的，不要說今天。在我這兒是沒有問題；在你們自己呢？照著辦

#### 047\_生死事大：

以前呢，這個印度有一個國王。這個國王他相信外道，外道啊，修種種的苦行。好像有的持牛戒，有的持狗戒，有的以灰塗身的，有的睡釘子床的，這修種種的苦行，修種種的瑜珈苦行。這個佛法呀，這個比丘修道呢，是很容易的，不修這種種的苦行。

所以這國王啊，就問這個佛的弟子。這個說是啊，我相信這個外道，他們所修的這個種種的苦行，他們都不能斷他們淫欲心。那麼這個比丘這麼樣隨便，與這個淫欲心、煩惱，怎麼能斷呢？這根本就斷不了的！

那麼這個有一個法師啊，就答覆啊，這國王。說你呀，在監獄裏，拿出一個人來，拿出一個應該殺死的人，你對這個人講，你說，我給你這個一碗這個油，你用兩手拿著，在這個大街上啊，去遊行。遊行啊，市街，如果灑了一滴油，就把你殺了他。如果一滴油也不灑，回來呀，就不殺你，就把你放開。

那麼你這個時候啊，你可以預備呀，一些個奏音樂的美女，在這個市街上啊，奏音樂。奏音樂啊，等這個應該要死這個人呢，他遊完了街，你看看他這個油灑了沒灑？如果他要油灑了，當然就要被殺嘍！油，若一滴也沒有灑，你問他看見過什麼？在這個街上啊，都看過什麼？你看他怎麼樣說！

啊，這國王啊，就照這樣辦了，拿出一個應該殺的人呢，就對他說明白了。說是啊，今天應該把你殺了，但是我現在給你一個不死的機會，怎麼樣呢？你要去遊街。遊街，我給你一碗油，你這麼用兩手端著這個油。這個油如果若是一滴也不流出來，不灑出去，那麼回來呀，就不殺你。如果若灑了一滴油，回來呀，還是照常把你殺了，你去試一試！於是乎，就這麼樣做。

啊，市街都遊完了，回來一看，這個碗裏邊，果然一滴油也沒有灑，沒有灑一滴油。那麼國王就問他，說你在這個市的大街上，你都見過什麼東西啊？這個犯罪的人說，我什麼也沒有見，我就只看見這個油啊，我時時刻刻都保護這個油，不叫它灑，我就看見這個碗裏這個油，旁的什麼也沒看見，也沒聽見。

那麼這國王說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這位法師就告訴他了，說這個呢，就是啊，譬如沙門，譬如出家的沙門，他因為呀，看這個生死的問題事，大！所以呀，他沒有時間來生這個淫欲的念頭了。他想啊，了生死，啊，就好像那個要死的人，如果流一滴油啊，有一點煩惱啊，啊，他就死了。那麼出家的沙門，也就是這樣子。

為什麼他能斷淫欲呢？就因為他把這個生死的問題看重了。外道為什麼他不能斷淫欲呢？啊，就因為呀，他不明白生死了，不懂得這個生死的是一種大的事情，所以呀，他不能斷淫欲。

那麼我們修道啊，為什麼你那個淫欲心不斷呢？也就因為呀，你沒有真正的認識這個生死的無常，是就來了。你若知道生死無常啊，就來了，你就沒有時間呢，來打這個淫欲的妄想了，沒有時間生這種的淫欲的煩惱了。

#### 048\_多寶佛：

這多寶佛塔呀，這個「多寶佛」呀，是在過去無量無量劫以前呢，他就成佛了。成佛呀，他這個佛發一個願，什麼願呢？他說啊，無論哪一個人成佛了，成佛的時候啊，他一定要最後說《法華經》。等到他說《法華經》這個時候啊，他就發願，從地湧出；從這個地下，就湧出來。

湧出來作什麼呢？湧出啊，這個多寶佛塔，到虛空裏邊；在虛空中裏邊呢，就向著所有一切的人呢，來呀，給作證明。作證明啊，這個《法華經》是最妙的、最圓滿的、最好的這個《法華經》，他來給作證。無論哪一個佛呀，哪一個人呢，成佛了，他說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他一定要啊，從地湧出，來給證明。

那麼在釋迦牟尼佛成佛，在以前講三藏教，講方等啊，般若的時候啊，他都沒有現身。等到法華會上，到這個法華，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這個多寶佛啊，就從地湧出，來呀，證明釋迦牟尼佛來說《法華經》。那麼現在到這個二十五品上啊，這個觀世音菩薩，一份就供養釋迦牟尼佛，那一份呢，就供養給多寶佛塔了

#### 049\_稗子米飯：

這個人，這個尊者叫什麼名字？我已經忘了，我相信呢，你們會有人想，想著的，叫什麼名字現在告訴我，阿那律；阿那律呀，佛呀，罵他有四句話，我不知道啊，現在有人記得，沒有人記得？他說佛呀，就罵他，說，咄咄胡為寐，你為什麼要睡覺？你為什麼要睡覺？**咄咄胡為寐，螺螄蛤**

蚌類；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。

因為這樣一罵他，佛這樣一罵他，他發了奮了！以後啊，總也不睡覺，總也不睡覺；經過七天呢，他眼睛就瞎了。瞎了，佛啊，就很可憐他，教他金剛照明三昧，他得到天眼第一。那麼他這個還有一個名字，是一個，他這阿那律，阿那律是什麼意思？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？

咄咄胡為寐，寐，就是睡覺；咄咄，咄咄就是佛罵人的這一種語氣。好像說你，嘿！螺螄蚌蛤類，就是那些個蚌啊，在海裏拿什麼東西；一睡一千年，一睡呀，睡，可以睡一千年；不聞佛名字，你連佛的名字都聽不見。

你問問他們，這個他布施，布施給這個辟支佛飯的時候啊，是佛教徒，不是佛教徒？他信不信佛？不是。我現在給你們再講一講，因為你們講的不太清楚，我再來給清楚講一講。這個阿那律，他的名字叫**阿那律**，翻譯到中文呢，就叫「**無貧**」。他這個名字啊，的來源，怎麼來的呢？

這個我為什麼今天問你們？這樣這麼多的問題，因為這個阿那律尊者呀，這個因緣，我跟你講的很詳細，並且以後又出的題目啊，來作這個考試，考試過的，所以呀，我看看你們今天呢，對於這個阿那律，認識的怎麼樣？那麼所以今天我來問你們，但是你們答覆我的問題呢？還不像這個具足神通力，這麼具足，還沒有具足，所以呀，我再給你們講一講。

他的這個名字的來源呢，是在他無量劫以前，就生生世世，不知多少生以前了，計算不清楚那麼多的生以前。那時候啊，他是一個初發心的人。楞嚴經我教你們不，並其初心嗎！初發菩提心。初發菩提心呢，他還沒有做佛教徒，可是啊，對於這個布施的這種的道理呀，他是明白了。

明白了，當時啊，他是一個種田的農人，在田裡呀，種田。很窮很窮的，他是最窮的一個人；既要勞動生產，啊，又沒有錢，是很窮的一個人。可是當時啊，在山上啊，就有一個修道的一個比丘。這個比丘呢？他已經證果呀，證辟支佛果了。可是啊，這個窮人呢，並不知道他是辟支佛，只知道，他是一個老比丘。這個老比丘啊，下山去這個化齋飯。化齋飯，他一天只化這個七家，七個門口。如果化不著呢？他就回去。再等七天之後，再化，再下來化緣，再化。

那麼可是啊，他到下邊去化齋飯，果然就沒有化著這個齋飯！他已經七天沒有吃飯了，但是他七天化一次緣。那麼如果化不著呢？他回去要再等七天，再下來，再化緣。不是說，像我們這個果前似的，啊，五天沒吃飯，就受不了了，就不能忍了。

因為這個老比丘啊，他化一次，等七天再化一次，一次化七家，這七家給他，要全全都給了，他就可以夠吃七天了。如果有一家沒有給，他就一天，就不吃東西。所以呀，他要回去，要再等七天，他才下來。

那麼這個窮人呢，他啊，自己在家裏帶的這個中飯，就是午餐，預備在這個田裡頭吃的。可是一看這個窮和尚到下面去化緣，也沒有化回來，他就生出一種啊，布施心，啊，說，我把我，我今天不吃飯了，把我這個飯呢，給這個窮和尚吃了！所以他把他這個飯呢，就給這個老比丘吃。他也不知道啊，這個老比丘啊，是證辟支佛果。

這個老比丘，證辟支佛果的人，是有他心通的，那麼一觀察因緣！哦，他為什麼給我這樣不好吃的飯呢？這個飯呢，叫稗子米飯。稗子米飯呢，是這個最不值錢的這種的米，最不值錢的這種飯。那麼這種飯呢，是最窮的人，吃的。那麼這個老和尚，這個辟支佛一看，哦，他沒有錢呢，他就天天吃這種的最便宜的飯呢，今天呢，他看見我，我沒有化到緣，布施給我，這功德真不可思議。所以呀，就很讚歎他，對他特別歡喜他，所以就說，啊，如是！如是！你這個供養心呢，是最真的！於是乎啊，這個辟支佛回到山上去了。

這個種田的人呢，就看見一個兔子。看見一個兔子，這個兔子跳到他身上啊，就長到他身上了，不下來了；不下來，他就慌了，跑到家裏，照鏡子，這個把兔子從身上，這個到家裏想法子，拿下來了！原來是金兔子，是個金的。他把這個兔子腿砍下來，腿，剝下來一條腿，啊，拿去換錢了。啊，回來，這個兔子的腿又生出來。

所以呀，他由這樣子就，哦，就發財了。發財以後啊，生生世世啊，都有錢用。為什麼他生生世世都有錢用？就因為他供養這個辟支佛呀，他以他這個真心，來供養這個證果的聖人，所以得到這種的果報，生生世世啊，都叫「無貧」，都不窮了。這是啊，這種因緣。

#### 050、智者大師：

智者大師把每一部經典都分析出來有這麼三分，等到印度有一個法師到中國來一看，說啊！你所分析的這個和印度這個經典正相符合，是一個樣的。印度那個經典也分出來這麼三分，有一部《楞嚴經》也分出來這麼三分。天臺智者大師聽說這樣說法，於是乎他每一天，每一天就向西方拜叩拜，叩拜求這個能看見這個《楞嚴經》的經典。一拜拜了十八年，拜了十八年這麼長久，可是拜了十八年但是他也沒有看見過這一部《楞嚴經》。

那麼以後在印度國王認為這一部經典是一個國寶。怎麼國寶呢？這也是龍勝菩薩到龍宮裏去取出來的這一部經典，所以這個國家就把這一部經典也定為國寶了，不准流通到外國去，不准傳到外國去。現在譯經這位法師般刺密諦法師，他想把這個經流通到其他的國家去，尤其主要是中國。他就把這個經典帶著，想要到中國來，誰不知在這海關上被檢查的人檢查出去了，不能帶不出來；帶不出來那麼他回去就想種種的方法，來想把這個經帶到外國去，想種種方法也想不出來。

以後那麼他想出一個辦法來，就用這個最細的絹綢把這個經寫到那個絹子上寫的小字，寫的最小的字。然後呢就用這個蠟把它封好了，封好了把這個臂就割開，把臂割開把這個經就放到肉的裏邊，然後再用藥給它貼上。那麼等它已經好了，把這個經長到胳膊裏邊了，有的人說是藏到腿裏邊，我想因為藏在腿裏邊就不恭敬，所以他一定是藏到這個或者身上肉厚的地方，割開肉把這個經放到裏邊。那麼等這個傷口好了的時候，這回到中國來，海關上因為在他肉裏邊，這一部經檢查不出來了，於是乎帶到中國來。

帶到中國來，就帶到廣東這個地方，正趕上這個房融丞相被貶，貶到廣東來，於是乎就把他請到廣東一個廟裏邊，翻譯這個經典。這是翻譯經典這個經過這麼樣困難，所以我們現在得到能研究這一部經典，就幸虧這位法師能用這種的苦心，把這一部經典帶到中國來。你想想，這一部經典多麼重要呢！在智者大師聽說有這一部經，他就向西方叩拜，天天望空遙拜，拜這個經典，結果他也沒有讀誦過這一部經。我們現在也沒有拜這一部經，現在就遇到這一部經，又可以讀誦，你說這個因緣是多麼殊勝呢。